

道藏精華第十一集之三
文山遜文齋天石三集

會文堂藏書行

道藏精華

文山遜文齋天石三集

道藏精華第十四集之五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學山證道秘書二十種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選刊明版學山證道秘書序

蕭天石

學山證道秘書，係就上海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本之「百陵學山」一書中，擇其有關修道證道之秘笈，且合於道藏性質者，選刊凡三十種，并爲題此書名，列入道藏精華號十四集，以應道門與丹家人土之所取用焉；百陵學山，爲明、吾雙子王完輯於隆慶、萬曆間之善本叢書，其目錄用千字文編次，自天字號至罪字號止共達百種，包羅廣大，選輯精嚴，實明刊本叢書中難得之善本珍笈。其原編旨趣，係效法宋左圭輯「百川學海」一書之體意，學海所收書以唐宋人著述爲多，晉及六代者極少，凡十集以甲乙丙丁至癸止序次爲號，共達百種，後世彙刻叢書多仿之。明吳永續之凡三十集，馮可賓又廣以十集。王完則師其遺意，更其名爲丘陵學山，迄隆慶甲申夏，復更其名爲百陵學山。自謂：「原丘陵改百陵甚切，帖銜學山對說海亦宜。」現國立中央圖書館，仍庋藏有丘陵學山與百陵學山之名，足可徵也。

王完序斯書時有云：「百陵學山者，配百川學海而纂之也。纂之也者，期要之至焉，不可畫也。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百山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夫聖經賢傳，譬則山也，諸儒著述，譬則丘陵也。進往不止，則至於山，積小以高大，培塿而岡巒焉，是卽山也。不猶山下出泉，而放于海乎。學海始聖業圖纂止於宋耳；學山自大學古本石經始，以千字文爲編，凡數十種，進未已也。可以超宋而跨學海云。是非稗官小說家之比，於是乎引於端。」由此可想其編書意趣與內容之一斑矣。引申其義，而用之於修聖功、事神化、證大道，莫不可以「學山」爲訓！進而不已，日積月累，竚竚不已，鍥而不捨，自可成山！使山與天齊，亦易事也。山者，神也，修山者，修仙者，修神也，古者修道，以修神煉神爲首，養氣煉氣次之，養精煉精更次之，至若軀體之鍛煉與長生藥餌之服食，以養形煉形爲事，則爲下之又下者矣！祇可以言却病延耳，而不可以聖功神化，以上進於天也。

余老矣，讀百陵學山竟，特就其百種書中，慎選其能大有裨益於天下倉生之有志於潛修證道，期之以自聖自神者之參驗！取書三十篇中，篇篇可讀，無一篇無金玉存焉！其所評指先賢言，亦鮮有不當者。片言隻字，無不有隱訣在。三十篇雖各不相屬，然能貫串之，自能會通，合而爲一。夫學道貴自悟，而不貴悟人之悟；爲道貴自得，而不貴得人之得；證道貴自成，而不貴成人之成！自悟者聖，自得者神，自成者天！反求諸己，萬道自備於一身，自全於一心，又何與於書哉！故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余故曰：群書能貫串，萬卷一字無！心中無一字，乾坤亦自無。又曰：今古元無別，千秋瞬息同，能了無中妙，萬法自圓通。故讀者於是書中，如能盡捨閒言密語，而祇於千中取一，萬中取一，則自可入道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丙辰夏六文山遯叟於石室

孤本學山證道秘書二十種

文山遯叟蕭天石選輯

—明學山道人吾雙子王完輯著—

廣成子疏略	一一	二〇
黃帝陰符經疏略	二二	四二
胎息經疏略	四三	四六
周易參同契正文	四七	八四
周易參同契疏略	八五	一〇二
易圖秘旨	一〇三	一八
陰陽管見	一九	一三〇
禮元剩語	三一	一四八
天仙真訣	四九	一六〇
四箴（雜言附）	六一	一六六
玄機通	六七	一七四
薛子道論	七五	一八八
海石子	八九	一二〇
廓然子五述	一〇三	一二四

象龍子	一一五十二二八
觀微子	一一九十一二三六
錢子法語與翼語	一一三七十一二六四
春雨逸響	一一六五十一七二
東冥蠡測	一一七三十一七六
宵練匣	一一七七十一二八六
臯言	一一八七十一二九四
約言	一一九五十一三〇二
海涵萬象錄	一一三〇三十一二
類博雜言	一一三一三十一二
醫先	一一三三十三三八
青巖叢錄	一一三三九十三三五八
凝齋筆語	一一二五九十一三六八
侯城雜誠	一一三六九十一三八二
奇子雜言	一一三八三十三八八
竹下寤言	一一二八九十四七四

廣成子疏畧序

嘉靖癸亥春正悟天地橐籥之旨撰中說嘆中由堯始發聖學之原也子思述中庸後無聞焉曰主敬曰先知不特第二義去中遠矣千餘年間豈無深探洙泗之源者乎何見殊也暇語淡泉鄭公曰正德庚辰從百可園游師友英賢極一時之選子武胄劣童耳蒙與進頗嗜詩書者矣猶不廢學天啓予心直邈執中之傳何幸乎鄭公曰先吾叔翁能知子予弗及也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孔生存學尤敏也予憬然悟欲求義黃以上之學渺不可得世豈無廣成子之

儔乎有則子當師之仲春遊武林遇徐龍陽于昭慶談玄出中說以質曰此世教法順焉爾矣予異此義黃來逆數也廣成許由緒視治功脩身惟急更創天地教外別傳逆轉爲出世之學堯不得而聞也魏伯陽後無傳焉鍾呂子不能知也不冲舉而尸解豈形神俱妙乎皆鬼也非仙也烏得爲長生子奇之邂逅行不及深扣夏孟同年方十洲兄寄予廣成子解范東明訂者閱之喜甚足慰予求師之心殆精神感召乎按廣成子黃帝師之聞至道其問荅語載莊子在宥篇蘇東坡取爲解晁景迂序之見文獻通考解雖

晦表章甚高蓋寤寐廣成游羲黃之上超卓之見也
紬思月餘始克援筆要惟守一故不外中道德南華
冲虛參同契皆本此萬世玄學之宗祖也悟之誠可
冲舉非結胎出神之術黃帝師之宜哉以故後有陰
符素問之篇傳而能習也十洲兄簡曰徐龍陽固奇
矣以廣成子之意推之可燭焉蓋少之也欲勉進予
于廣成子之儔何厚乎予想天地大矣異人何代無
之特舉業盛行科第耽炫有亦隱埋姓名渾于窈冥
昏默之中而如愚似醉安可察知乎予疏未知是否
欲就質于廣成子之儔無見也契印寄十洲兄以謝

教愛之自武林山水之會四達之達仙靈游集之數十洲兄好道過予如有遇焉不靳報予予卽泛扁舟拜扣請教噫歲月剝那邯鄲夢短寧不急求出世之學以延餘生可乎不然負此天付聰明汨沒塵勞耗散元神同歸于土化爲異類而獲罪于天矣矧今天開玄運統一羲黃甲子中元謂有八百地仙出幸其時也可自棄乎必有廣成子之儔鑒予下忱以教予予日望之序不盡疏疏不盡言言疏畧以續解徐名夢易方名九叙同浙人疏中姓名皆直書帝師前不敢諱也是歲端午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撰

廣成子

浙嘉郡武原王文祺疏畧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帝稱黃黃精之君土德王也詳見史記廣成子一曰力默子也治易屯蒙運行日月隱居空同山黃帝立爲天子至尊矣十九年令行天下治久化敷矣廣成能聞好道求師左右揚也空同往見重道輕身不自滿也先食粒民司天育物致和調燮也

此始問云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而汝也後凡言而汝皆指帝言物者形而下之器也天地陰陽之類是也質迹也殘餘也欲問與官迹之餘也廣成以而汝稱帝且以帝外身求道道之粗非道之精故少之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荒耗也雲氣不族而雨陽易洩生意微也草木不

黃而落陰太縱殺氣盛也日月陰陽之精也陰陽
垂光尤耗也豈治徵乎所以進之也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佞口才也心指所欲也翦翦猶瑣屑也斥所問爲
佞而拒不語也帝好道受言退自修省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

退往見回也捐天下靜不煩也築室席茅專而朴

也閒居三月久靜也所以齋戒也南首臥自適也忘勢也殆以倨試乎順下風膝行進再拜稽首執禮愈卑也今問治身知要也非始問比殆退省有進歟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蹙然起誠敬感動也善其問以治身也知治身則至道可語也人皆知治身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蘇軾曰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其受道豈始於此乎王生文祿曰疑之是也天命率性人同此道也客氣勝則迷克盡客氣則見故又曰吾

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善悟哉
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默默

至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至道無極而太極也精
純粹精也原其初也極猶致極也要其止也至道
之精始問也述而申言窈冥冥太虛也隨言其
極昏昏默默致虛極也後曰入于窈冥之門可見
大明亦太虛一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此長生要語也神者性命之根太虛之靈氣也乾
坤闔闢之元父母交感之意故岐伯曰兩精相搏
謂之神神內存曰抱靜常存曰以形正而曰將自
弗助也視聽兩無靜也靜者太虛之體也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形神一也由昏默以入窈冥乃一章
大旨無視目無見也無聽耳無聞也抱神以靜心
無知也無勞形無爲也所以閉外也無搖精無慾
也所以慎內也清者靜之澄也必靜與清不特以
之而又必之決之也慎內內不出外外包內也抱
神也閉外外不入內內包外也守形也長生形神

俱妙也合外內之道也多知戾無知損心也內外鑿而形神離敗壞而不長生也皆反覆詳勉帝也惟患多知知識也大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無知也卽窈冥昏默云

我爲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至陰之原至陽也至陽之原太虛也陰陽互根也以原陽之神煉至陰之質而復太虛之體由昏默以遂于大明之上而入于窈冥之門應前窈冥冥云遂專往也入深造也至推極也曰遂曰入曰

至一神爲之也蘇軾曰陰陽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兩言爲汝示切要云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官司也治也有官者神官之也始問取天地精今曰有官神不亂也藏潛也蓄也有藏者神藏之也始問欲官陰陽今曰有藏神不洩也始問治天下再問治身今答則因始問而歸之身也蘇軾曰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林希逸曰天地陰陽卽吾身之健順也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因再問治身故歸之帝身身者任道之器天地陰陽之官神之宅也物者天地陰陽萬物也慎卽慎內閉外也守卽神守形也壯強也天地位陰陽和萬物育也猶後守一處和而形不衰也蓋煉成純陽生意竟足形神俱妙天地陰陽在我矣有何不壯而長久乎此二句本前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勉帝體之也朱得之曰取精佐穀官氣遂生皆慎守之餘事耳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十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

因再問治身故徵我之修身守一形神不離也猶抱一守中也處和形神俱妙也猶和光致和也千二百歲曰我脩身歲歲修之功不息也形未嘗衰脩之徵也卽慎守自壯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蓋指我以示帝欲帝信而治身非誇壽也褚伯秀曰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包地猶陽包陰天陽也於穆不已無不貫也氣

內完而不洩故天地長久形陰也猶地也神陽也
猶天也神居形內猶天在地中氣外洩不能長久
廣成抱一處和形神相守氣不外洩長久不衰猶
天然帝悟加禮謝教稱曰天與天一也深知廣成
堪受至道云陰符經首曰天道天行帝亦天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
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來進之也語汝再囑之也欲勝至道也前言物之
質殘今言物無窮測又何終極况人物一也形上
起見妄分終極泥有窮測神本無方豈有終極而

可窮測乎當以意會難以言明也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道無得失亦無上下以學道者言也吾道節守一處和也無爲爲皇有爲爲王以得道言非以位言也虛生見光浪死爲土以失道言非以身言也一美一戒云爾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此句承爲土句起故余句今夫嘆見在也百凡百也昌盛也皆猶盡也生土反土土地之所載皆是

也其指廣矣言見在有形者盡歸于無形原始要終嘆而警之使自悟云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

故余承反土句言余雖不爲土亦將去汝而升于太虛去別去也前言來今言去去來迹也因悟生反之常猶去來之迹蓋臨別叮嚀欲帝念而體之以治身同歸于太虛也無窮因前言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今余不以爲終而入于無窮無極因前言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余無可極測而游于

無極門因入而言野因游而言無窮無極卽窈窈冥冥云日月參光合明也非見光而已天地爲常合德也非取精而已皆無窮無極太虛同體何長久如之此守一處和修身之徵也

當我繒乎遠我昏乎人其盡宛而我獨存乎

繒絲緒合爲繩也鈎繳錢貫曰繒昏暗昧而無明也當迎而來也近也遠背而去也離也三乎疑嘆詞也而其相應詞也人與我對盡與獨對盡猶皆也同也獨猶一也異也當我繒乎承得道至爲皇句達我昏乎承失道至爲土句又接人其盡宛句

即前人皆以爲終極惟有我故局于形而耗其神
乃喪其我不悟人人皆有不死之真我者在嘆曰
我亦人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但我能無我知
無窮無極不死之真我所以獨存而異于衆人與
天地日月同神而無疆也此結帝長久之間帝悟
果長生榮伊令曰壽三百歲八月旣望甲戌昆臺
乘龍上升褚伯秀曰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
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
先天地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且載
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設

爲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
騁冰車于火山而弗悟幾何不喪其自生哉王生
文祿曰前古盛時尊德尊生一也故聖學玄學一
也道一而風同人無夭札後則欲重生輕固知尊
學執中之旨晦聖玄二德生亦二均失矣夫中卽
一也守一守中一也二之曷悟至道遂使學道愛
人同登壽域之心無可見敢不廣成子遺訓用獻
知音魏伯陽曰天道無適莫兮哲傳與賢者旨哉
言乎

廣成子

疏畧完

陰符經疏畧序

俯仰宇宙變態靡恒兀坐層樓沉思寧寂疏廣成子
又疏陰符經皆嘉靖癸亥夏五望也何畧乎欲詳而
莫考爾初予髫齡得黃帝陰符經三篇誦之上曰神
仙抱一演道章中曰富國安民演法章下曰強兵戰
勝演術章殆寓言也或曰玄女暨廣成子授世遠莫
知云少室山人李筌于嵩山虎口巖石壁中素絹朱
書絳繒緘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
士寇謙之藏抄記未喻入秦驪山逢老姥口授玄義
黃山谷黃東發疑筌僞撰閭丘主簿進呈謂非黃帝
學山

陰符經疏畧序

一一

闕號

不能撰永徽五年勅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予因疏而深討之始信非黃帝不能撰也夫筌與遂良唐人也陰符文氣雄勁非唐格義玄而句鏗峻達過素問豈筌能撰設筌撰遂良何不疑且素問亦疑戰國人撰然參究三才之原發前聖之未發戰國寧有是人乎疑之者妄爾故曰信非黃帝不能撰也黃帝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予曰黃帝其天乎不然何善言天至此也經曰符符曰陰陰暗也符合也參同契曰天符曰日符曰合符行中蓋陽爲命陰爲符人身曰火符經中言修煉進退符火也曰陰符殆此郝伯常曰陰

符三百餘言理無不備聖人發其機而藏於密者也
凡道術治體數學兵家志士處士養生得之各底於
成其體則靜其用無窮然後知至言必簡也予勉爲
疏尚慮有遺示江右劉曉山曰請梓之予曰未也曰
理一而已何歎乎曰非也通志畧文獻通考載諸家
註頗多元趙素且集數十家註豈無一得乎非詳考
未敢梓也于是數訪藏書家弗得淡泉鄭公謂予曰
默泉吳年兄有道藏經可問之甲子春仲至嘉禾扣
默泉公公諾明發檢借三函總名洞真玉訣註陰符
凡三十五家攜歸併晝夜誦畢返舊見頓新成美盛

心曷諉也又參驪山義及西谷釋証潤焉予所獨得
迂見若先後天之分合五賊之名蛇龍之殺機巧拙
之擬木火國奸之喻食時動機之微盜機之得樂靜
之根雷風禽制之氣知仁勇之配演章之發揮脈絡
接承首尾照應諸家未之及也此書殆出廣成子治
身爲先抱神守一爲要觀天執天不外也嘉禾知玄
學西谷始朱姓諱綏字文佩楚左史釋雖未瑩義則
多闡先康毅君嘗稱曰耄齡童顏仙如也默泉公嗜
玄匹西谷云噫功利浮雲太虛至靜夫人空早悟焉
可也是歲孟夏吉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撰

陰符經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神仙抱一演道章

一爲道樞抱不二也神仙全真云演廣喻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一氣也先天後天一也虛無故神凡地載者莫不包也故統曰天一陰一陽曰道陰陽相推曰行目見曰觀手持曰執身心體悟非可拘于手目也曰盡矣觀執之外無餘蘊焉觀天道若悟先天執天行若體後天此二句大綱天字該貫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

學山

陰符經疏畧

闕號

手萬化生乎身

天數五地數五宇宙萬化不外五數賊盜也五賊
卽三盜盜機也心卽天身之主也在心心與天通
也見卽觀施行卽執體悟盜機則宇宙萬化在手
生身與天一也故曰昌宇指天地宙指古今化指
變萬指極數五賊一曰五行一曰命物時功神一
曰耳目口鼻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者人心中天命也道者率性也機者性之神應
不測也心性機道天人一也立兼觀執中不倚也

人能盡心知性遯殺機盜生機立天道所以定人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化定基

機卽前心機及後盜機陽生陰殺互根也一氣耳
龍蛇陰盛閉蟄陽盛起陸蛇變龍伏藏陸中若閉
蟄然靜極純陽起陸也夫閉蟄伏藏殺機也起陸
生機也生機根殺機欲盜生機先遯殺機發之發
殺機所以盜生機也龍蛇性拙故曰天發人能抱
神以靜卽閉蟄伏藏陰盡陽純地天交泰反覆也
冲舉若起陸然人性巧故曰人發人發卽天發也

故曰合發天人一也宇宙萬化本乎心故曰定基
基以合發而後定也發者心發之也借龍蛇喻修
煉陳搏好睡五龍蟄法云一本增移星易宿地發
殺機非也一本龍蛇起陸下接地發殺機星辰隕
伏蓋星乃下土人物之氣凝之曰地發亦天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承前言人性巧龍蛇性拙拙若愚巧若哲性一也
質殊耳可以伏藏無不可化也至公而自私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九竅通心竅也三竅尤要目耳口也九竅之

邪由三竅入動靜生死之門也故曰要必無視無聽塞兌不言慎內閉外動亦靜靜亦靜則邪不入而純陽也一指精氣神為內三要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是謂聖人

火生于木猶奸生于國禍發必剋猶時動必潰火奸喻邪情木國喻真性剋潰喻邪情亂真性也夫木生火國生奸生者恩也火剋木奸潰國剋潰害也卽害生于恩禍發發火過烈也時動動奸非時也元則害大貞凶也能知而反之木息火不剋國

化奸不濬承乃制小貞吉也卽復性除情伏藏動
靜致中和也故曰知之脩煉是謂聖人聖誠而明
無不知也此章猶知以知之

富國安民演法章

國民以法制富安保治也演廣喻云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本天指道之理陰陽消長自然條理也起後
逆盜殺中之生耳一本無此句一本此句在前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安

三才既安

盜賊也虛無中巧竊莫能見知猶五賊盜機也天
地人物三才本一氣也三才相巧竊故曰三盜人
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食時動機盜竊真氣三
盜盡安則三才盡安矣既盡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前盜字已含食時動機意故曰二字原前也時天
時也食天時所以順人時饗食不爽時機殺機也
動殺機所以逆生機饗動不違機時機互根也岐
伯曰天食人五氣地食人五味五氣入鼻藏心肺
五味入口藏腸胃味養氣氣和成津液生神味陰

也氣陽也人知食味而不知食氣氣機動于子時
守中調息食時動機也骸理化安指其驗云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陰陽不測謂神不知陰陽從虛無生此混沌
所以開闢卽不神之所以神也臭腐化神奇亦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離爲日納坤陽中陰也坎爲月納乾陰中陽也大
爲陽小爲陰周天遲速有定數也日月合坎離交
陰陽升降坤乾成泰聖功神明由顯甚微也故次
曰其盜機賾心悟而自得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其字承前聖功神明來惟虛無律曆不能契天下
莫能見知也故曰盜機所以見者昌知脩煉者聖
夫機一也曰心曰殺曰盜曰神陰陽不測也人一
也曰君子曰小人愚哲不移也得一也曰固躬曰
輕命見知不同也君子屬陽而明食時動機骸理
而化安形神俱妙故曰固躬所以立命也小人屬
陰而暗違時昧機逞能而傲世至喪吾寶故曰輕
命原無忌憚也嘉君子之自得戒小人之幸得云

一作固窮蓋得深誘淺無物能櫻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此章猶仁以得之

強兵戰勝演術章

兵戰以術詭強勝戡亂也演廣喻云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聾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曰瞽善聽聾善視惟絕利而一源則神專而氣猛故曰用師十倍返復也三返猶三復也晝夜舉一日也每日三返功不息也萬倍大進于十也萬十三皆起于一故

譽抱一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

目者心神之竅生死之機觸物之速也閉目則神內守開目則神外馳應物無住則心生逐物易移則心死物一也心機由目而生死分焉是以觀見瞽皆指目三要目尤要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普萬物而無心生殺皆道之理何恩之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非大恩而何觀迅雷烈風震蕩萬物若無恩矣而萬物莫不蠢然萌動焉卽大恩生

也夫雷風氣也皆天也以見龍蛇起陸禽之制一氣感耳一本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樂性之感而和也至樂和之至故餘裕至樂無樂也靜性之寂而清也至靜清之至故廉潔至靜無靜也性一也至一也樂靜互根也惟靜故樂葛玄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至私承前大恩天無私曰至私栽培傾覆若私而實公也繼曰至公承前無恩曰用之卽用以見體

也皆天也

禽之制在氣

禽飛空氣制也承前雷風皆氣也氣純陽之氣天氣也故上升養氣譽靜靜則樂冲舉猶禽飛空然前喻龍蛇此喻飛禽氣機一也一曰禽擒也擒乎心而制乎氣也一曰鷗隼擊鷗一曰日烏一曰朱雀一曰候雁皆未安也一本無此句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陽生陰死生恩死害相根不斷也修煉者譽斷生死恩害之根而超于生死恩害之外可也沈亞夫

指春夏物生爲恩秋冬物死爲害人因婦人生爲恩因婦人死爲害葛玄指生門死戶抽添坎離當警悟云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聖哲猶前巧拙君子小人習達質殊性一也夫哲知也愚不哲也聖至哲也愚非真愚也自恃而愚也以天地文理外象自聖乃愚也非聖也人彼也外之也我自謂也以時物文理謙言哲卽知修煉之聖也非止於哲也夫文理一也時物者天地之時物也一也此猶勇以強之驪山老姥本止此

內傳載黃帝受玄女陰符經三百二十四言後百

十六言黃帝演章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承前愚人以天地文理自聖故不能知聖愚常也卑之也奇異也高之也虞度也期必也夫聖一也猶水火之不變也愚虞以常度而過卑奇期以異必而過高失中也自聖而不知聖畫而不可與進也猶沉入自取于聖何干我以時物文理哲故不虞愚亦不奇期得中也以故知聖也能自得師非

沉入之比也一本無故曰取訛死滅訛兵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渾沌曰壞劫渾沌後曰空劫鴻濛一氣自然也至
靜而已强名曰道靜極生動分陰分陽天地開闢
萬物生曰成劫開闢後渾沌前曰住劫四大劫循
環無端猶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此先天自然
之道也靜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天地開闢後陰陽之氣屈伸消長如水潤下而有
上激卽浸與勝也由是勝負相推吉凶生大業而

變化順矣夫浸漸漬相生也勝競爭相尅也相互也推猶浸也順猶推也此後天自然之道也靜也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是故轉原三章之旨而結于聖人之身也奇器自然之道總名也猶橐籥谷神玄牝至靜虛無莫能見知律曆不能契也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萬象條目別名也惟聖人道合自然能知先天而天不違因而制之後天而奉天時觀之執之主靜守

中返乎自然至靜之道也術者道之巧法也律曆者法之巧也尚不能契焉則至靜之道誠極妙矣修煉之術曷外乎靜也童嬰陽勝陰也精通陰勝陽也陽衰則老陽絕則死究死根發殺機抱神以靜養純陽返老還童餐早握奇器而脩煉也

右陰符經疏畧雖成于數日欲梓則數月未敢也蓋詞奧而義玄不易窺測自癸亥夏五至甲子春三無時去手閱而有悟卽增之稿凡百餘易幸默泉吳公慨借詳考始無遺疑殆予心專之感也覽者毋忘同臻至道之自云海鹽沂陽生王文祿跋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

太虛氤氳一氣孔神伏始結胎胎結乃息胎初如
花臍如蒂蒂帶連胞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呼吸爲
息靜極純陽日長彌月形全誕生此原始以示人
欲專氣致柔如嬰兒也

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形身也神氣之靈覺形之主也氣成形形神不離
卽氣入身來神住形固長生也神去則氣散形敗
乃死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

神氣一也從虛無中來渾闊而無減增故曰谷神
不死人能無視無聽不識不知卽固守以養若認
實有而迷自促其生也

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

神卽志也氣體之充也志氣之帥也氣隨神神帥
氣氣行住由神神氣空交養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乃先天祖氣中虛也又
名氣穴閉目反觀凝神入之則神氣相注守中也

可以長生

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心神之舍也動念則去來出入不能常住矣胎中
嬰兒神住氣住無念亦無去來出入今能專氣抱
神如嬰兒然則一團純陽返老還童長生也卽固
守虛無以養神氣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此總結勉常行也老子曰用之不勤不助也此曰
勤不忘也卽綿綿若存也曰真非假是正路非傍
門也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雅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誼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此胎息銘也調氣咽津以補中宮元氣每時三咽子時咽之尤養生

右胎息經一卷原有註註反晦于經經旨不足以發于是去註重疏之亦發其畧爾併廣成陰符參同契梓行冀同登壽域云

嘉靖甲子仲春望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庶跋

胎息經疏畧完

參同契正文序

長生非戀生也原無死也何也一氣孔神性命之根
非二也太虛一中而已生生不息烏有生死也惟欲
重眩迷始分生死死試靜觀之未嘗生未嘗死統然一
氣流行也何生死乎是故欲重則生重生重則死重
惟以死重則凡百資生者無不爲皆利之也利必爭
爭必亂作促生也會非世教之能專迺創教外之訣
將大惺眩迷以求平治而期同臻于長生此魏晉牙
參同契之由撰也雲牙東漢會稽人去今千五百餘
年矣註凡數十家杜敬心分經傳各三陳海峯經大

學山

參同契正文序

一 王生

國號

學山

參同契正文序

王生

國號

書傳細書附妄甚矣生今而邈揣漢人撰某曰經某曰傳安從授哉皆臆測也癸亥仲春遊武林遇徐龍陽于昭慶談玄曰參同契準周易宜分上下篇上篇卽上篇下篇卽中下合一篇末自序也志稱三篇殆此亂辭曰反覆視上下指二篇也予細讀之篇法字數相等始信龍陽不誣遂校字句之訛合分章之陋使易讀而義全又曰萬遍當自悟賢熟讀也夫參同契者何也准河圖也非明易也以易備河圖之道故托之也曰辰極斗樞天中也曰明堂土圭地中也曰君臣牝牡人物中也曰日月龍虎卦爻律曆天地人

物類也無非盡三才之類取象假名焉一中盡矣故曰浮游守規中曰一者以掩蔽曰委志歸虛無曰金來歸性初曰寤寐神相抱曰河鼓臨星紀曰瞻理腦夫長生在全精氣神精耗則腦髓減神離則中氣不存故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守一處和抱神以靜靜則神存神存則精氣逆轉夾脊雙闢入泥丸補腦復歸氣穴綿綿不息卽火候均可長生矣氣穴者何也中虛也天地本太虛人身根中虛惟虛也生生不息故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虛者中也中者一也羲黃堯舜周孔一中也養德養生備焉非

岐而二之也則參同契不特參三才而且同契列聖
心一理一也鄭重開示枝條扶蘇令熟讀而自悟不
欲秘之而不容顯之恐忽而不力耳在心悟焉可也
若諸家分章斷截零碎義曷屬乎予定之曰參同契
正文以見諸家本未正也破璧復完宿靄重霽茅塞
悉通若雲牙之面命試一讀之心目爽朗慧光峻發
而直透三界云願與好玄君子同臻長生可也容暇
畧疏附後以請質焉

嘉靖甲子孟秋嘉郡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書于
青天白雲窩中

參同契正文卷上 東漢會稽雲牙魏伯陽撰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
墨執衡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
旣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
學山

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裹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剏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
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攢持
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渾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
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蟄動莫不由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闢雎建
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
天符天符有進退謔信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
始初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
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
如繩十五軌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无

雙明蟾蜍眠卦節兔魄吐精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
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
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
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示
相應四者合三十易象索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
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郭以
消亡繆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
生盲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覩推度效
符徵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

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
形流中稽于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依卦變靜則循
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可不慎乎御政之首
管括微密闡舒布寶要道魁杓統化綱紐爻象內動
吉凶外啓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該離仰俯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含五行
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
存亡之緒或君驕溢元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
弦壘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處正
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內以養己安靜虛無

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無鬚髮大淵乍沉乍浮進退分布

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為表衛白裏貞居
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坦闢
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固密闕絕姦邪
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室
莫之能留守之者曷失之者亾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患復斗步罡宿六甲以日辰
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
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
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
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而意悅自謂必延期

遽以天命苑齋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
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
三載輕舉遠邇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
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
上昇膺籙受圖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作鼎
鑪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
西兎兔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
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金入於猛
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

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藏隱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嬉子午數合三戊己數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停息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旣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

壯者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胡粉投火
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
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
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
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
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
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
不遭遇耗失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
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羨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
燒豫章泥汞相煉飛鼓鑄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

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
訖不遇聖人獨知之禪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
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若夫
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
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
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
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
世定此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瞑
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
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曷

敢輕爲書若遂結舌潛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機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敷畧述其綱紀枝條見扶疎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鑪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舉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窓塵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

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索命將絕休
死亡魄覩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
圭最爲神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
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
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
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倣
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王
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
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
昭不我欺

參同契正文卷上

七

參同契正文卷下 東漢會稽雲牙魏伯陽撰

下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偕以造化
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
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渾沌徑入虛無六十卦用
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施令順陰
陽節藏器待時勿違卦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六十
卦用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在義設刑當仁

學山

參同契正文卷下

國號

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
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
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霰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
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湧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惟羣異
秀出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或以
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
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
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詘信
反覆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鴻濛牝牡相從液溢
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

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景發散精光昂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據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以察覩故無常位為

易宗祖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臨鑪施條開路生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剗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軋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己中而相干始紀緒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遯世去位收歛真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信陽訛沒陽姓名觀其權量察

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齊麥芽蘖因冒以生剥
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人失至神道窮則反歸
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闊相連應
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
爲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
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乘御千秋常存將欲養性延
命却期審思後來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
精流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冤鬼所居類如雞子黑
白相扶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
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陽神日冤陰

神月嵬嵬之與嵬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鄧鄂情
主營外恒爲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時情
合乾坤軌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
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
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
無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陽燧以取火
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至懸遠
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
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揚真人潛深淵
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轄

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
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
無念以爲常証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
覺悟候存亡顏容寢以潤骨節益堅強辟却衆陰邪
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
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
佛佛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芸鋤宿汙穢
細微得條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世人好小術
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闊不通猶盲不任杖
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

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效知服食法至約而不繁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追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王相据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嚙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羣犬守鼠鳥雀畏鷗各得其性何敢有

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遭逢賜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成正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俯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操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蘇復起馳走河上姥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原牝雞自卵其雛不全

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
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
其然者資始統政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
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
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
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
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施德
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
晦朔薄蝕奄冒相包陽消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須
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金化爲水水性周章

火化爲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
節爲女所拘魄以鉅竈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
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
處木火爲侶四者渾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
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心赤爲女脾黃爲祖腎黑爲
子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興更歷分
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懽喜刑主殺
伏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
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
危播精於子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虯相扶以明牝
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殊令蘇秦通言
張儀結媒發辨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
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類名種不同分割參
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鑪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
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陞鱗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
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妄有所冀亦猶和膠補金
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惟昔聖賢懷玄抱眞伏煉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
通德三元津溢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存

累積長久化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傷風采
指畫古文著爲圖籍開示 后昆露見枝條隱藏本
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櫝終身子繼父
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
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
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
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以意參焉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
民皆驚駭豎景委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
兮王者退自後關鍵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江河無

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
申陰陽祖兮出入終復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
紀升熬於醜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兮蒼龍
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
壓止不得舉噭噭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
鑊兮摧折傷毛羽刺漏未過半兮龍鱗狎鬚起五色
象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濁濁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
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
鍾乳崔嵬以雜廁兮交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
泊自相守青龍處房云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

今秋芒兌酉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
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爲三五三
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
甫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
大黍米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蒸
兮興雲而爲雨沴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爲土若檗染
爲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爲膠兮麴蘖化爲酒同
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爲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
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曷如
水宗海思之務兮熟兮反覆視上下干周粲彬彬兮

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探端索其
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恒傳與賢者歌曰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勻腹齊
正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審五行定銖分首尾武中
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
兩七聚輔翼人瞻理腦定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
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
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極幽玄
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靜冕冕得長生居仙村樂道
者尋其根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兮

駕龍鱗遊太虛今謁仙君受圖籙今號真人

自序篇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
闊畧髫鬌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
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
情性盡矣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
鑪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莖華葉
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識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鄙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
忽畧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宴然閒居乃撰斯文

歌序大易三聖遺言察六旨趣一統共論務在順理
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曆萬世可循
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
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無舍可以長存
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
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
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礪略可觀使予敷僞
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空遵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
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

原闕據正統道藏本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補

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
負安穩可長生

參同契正文卷下

十

周易參同契

雲牙魏伯陽

海鹽沂陽王文祿疏

參同契冠周易擬伏羲畫卦也畫卦則河圖洛書
中五中圈○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乾元則河圖
中圈○坤元則洛書中圈○兩孔穴取此通篇一
中也註多謬予幸悟云

乾坤者易至行得其理

橐籥本老子天地間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莫如守中轂輻本老子三十輻共一轂
○中虛受軸外持輻當其無有車之用繩墨規矩
律曆皆中也乾坤坎離指東西南北虛中央也屯

蒙上下合虛中也子午辰戌巳亥對冲取中也故曰處中制外也通篇中貫也發老子養生一端天地設位至戊巳之功

露三中字戊巳土中央也神入氣中氣隨神入脣中守中也

易者象也至動莫不由

發人物始生喻凝神結胎也

於是仲尼至地然後治

天心復卦鐘律斗樞皆中也三日月出庚喻人幼也十五中也十六精通乾體破也人食飯一碗生

精一銖也繼體生龍積精復乾體也七八十五九
六十五圖書數也仲冬中也稽人心中也故曰運
移不失中也獨言河圖不及洛書殆因班固孔安
國分羲圖禹書也易係圖書同出羲時則之晝卦
可不慎乎至國無害道

魁杓辰極明堂取象喻中也五六共三十分十五
圖書數也不中則過災害至矣戒之也
內以養已至人莫知之

一者郎子珠也黃中也溫養子珠守中也老子得
一萬事畢也

上德無爲 至 常與人俱

上德下德數句本老子常無觀妙指心神常有觀
竅指心竅卽兩孔穴也夫兩孔穴者嬰兒孕母胎
拳曲一團神藏中心心中懸前臍後腎臍帶連胞
母呼吸氣通心腎交純陽日長下一孔穴也氣足
出胎臍斷吃乳滿腸擡心漸高在胃心腎不交純
陽日散上一孔穴也守中守下孔穴使上孔穴心
神復歸下孔穴心竅故曰兩孔穴法也心有形也
上閉閉上孔穴也故曰上閉稱有也神無形也下
閉閉下孔穴也故曰下閉稱無也腎屬坎水坎中

一畫屬乾金上爻心坎變坤卦心屬離火離中二
畫屬坤土下爻腎離變乾卦坤土生乾金金生水
金氣亦相胥用亦字心腎原爻今復爻也知金自
守水黑純陽日長神明自來無者奉上上神德居
純陽上運補腦復歸心原穴卽金來歸性初也守
中卽守無故曰可以無患虛心實腹虛上實下也
神氣純陽氣也留賢保守也愁芳莫留也

是非歷臘至 膺錄受圖

戒愚癡外求証明哲內養也

火記不虛至 道正不傾

學山

參同契疏

三

王生

有號

溢過度節女拘精耗腦髓枯也二十四銖一兩也
二八十六兩一斤也養精一年補腦髓可築基也
金入于猛至光鼎乃培

借坎中乾金喻腎水真陽也

子午數合至之曰真人

子午復姤也虛中合三數也戊己土也五數也三
五十五也五居中央土也金坎水中乾金
也土生金金生水三性一性也守中補腦也反老
還童真人也

胡粉投火至以揆方來

傍門外求非也同類內養是也

若夫至聖至條見扶疎

三聖首伏羲指始畫卦本太極一中也借乾坤坎離四卦示守中也熟思賤悟也幽明共生死同也以金爲隄至圭取爲神

二三五也又二三五也又加五共十五也圖書數中也坎水乾金守中補腦也

推演五行至昭不我欺

腎屬坎坎中實一畫乾金也心屬離離中虛二畫坤土也取坎中實填離中虛復成乾也乾陽也性

學山

參同契疏纂

四

王生

有號

也故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乾剛坤柔至傾危國家

下篇首也乾坤坎離復申上篇也中則和不和即不中傾危必矣戒之也

君子居其至謗信反覆

屯蒙註見前萬乘主中天下立也二至二分時中也五行土中央也災變不中咎也至誠專密守中要也孝子用心感動皇極皇極中也孝心至誠也商頌註賚我思成孝思極祭如見也煉元神無中生有猶賚思成也故曰寢寐神相抱心專不縱橫

申至誠專密也隆慶己巳七夕夢思成託思極也
晦朔之間至爲易宗祖

三五圖書數也合符行中守中也坎中實填離中
虛成乾體也畫卦始太極首乾坤故曰易宗祖也
朔旦爲復至千載常存

黃鐘中也復陽生子冬至也姤陰生午夏至也二
至中也仲秋中秋也終坤坤土中也帝王承御執
中也申守中也

將欲養性至各自獨居

命性情精氣神陰陽鬼鬼指嬰兒孕母胎也九六

十五七八十五圖書數也皆五[○]居中一〇居[○]五中也原始要終無中生有故曰本一無也

陽燧以取至火爲效徵

陽燧陽也方諸陰也日陽也月陰也陰陽感應神速也喻人身陰陽感應甚易也心腎交水火既濟神入氣穴虛心煉精伏氣實腹成丹也後詳守中耳目口三至久則昭明

耳目口閉外養中也真人元神也規中心原穴下竅也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致虛極也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卽浮游守規中也

世人好小至約而不繁

戒務旁門無益也

太陽流珠至與道乖殊

太陽流珠卽元神心火也屬離中函坤土屬陰離火生土土生金金華坎中乾金屬陽腎屬坎水水火濟心腎交長生也三五與一圖書中十五也夫一中五中○一○也卽太極中虛也故曰天地至精熒惑離火守西方金金太白也腎中真陽也經天卽河鼓臨星紀補腦也喻守中也

如審遭逢至復起馳走

學山

參同契疏解

六

王生有號

凡有形從虛無中來賛專而堅始成丹也影響喻
感應神速也反言食毒必殞見用同類藥長生也
河上姹女至定制始先

姹女喻永易飛郎太陽流珠常去人也黃芽喻鉛
爲根卽卒得金華轉相因也援男女媾精受胎喻
坎離爻始結丹也

坎男爲月至俱吐証符

指男女交媾喻身中坎離爻媾也過溢節度爲女
拘也抱一處和賛中也

坎砂木精至都歸戊巳

子五行始天一生水也三物一家木金火也戊己
土也中央也應前戊己之功守中也

剛柔迭興至播精于子

子天心冬至子半中也卯酉東西子午南北戴九
履一河圖數也縱橫十五中五中圈○也子時陽
長精生故曰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子屬坎坎中絕
陽上升補腦也自一而九九而一周流不息也

關關雎鳩至愈見乖張

男女陰陽感應也雌雄牝牡配生也二女孤陰非
配也藥物非類難用也外求旁門無益也

惟昔聖賢至以意參焉

原始要終精氣神爲寶故曰含精養神正氣常存
卽懷玄抱真也孔竅孔穴心竅也門玄牝門也無
患體也審思用也意參契悟也

法象莫大至傳與賢者

玄溝天河也喻人脊髓河鼓天河中星也星紀屬
丑應腦後玉枕關也午時陰靜子時陽舉卽關鍵
低昂天地雌雄徘徊子午也循斗執衡喻守中也
意注兩目想中宮河車轉運尾閭透夾脊雙關入
玉枕關卽河鼓臨紀補腦也三五十五圖書數也

危在子卽前播精于子危一卽中五中圈○一中也神明心靈也卽神明也故曰一切心造也懇引後學想見至仁安垂不朽也

圓三五寸一分

三五十五也寸十分又一分也上下各五成十一分中五○中圈○也天心太虛人心中虛致虛守靜中也

口四八兩至正坐垂溫

三五十五也四八合十二也加兩寸共十四也分兩七卽兩七聚也長尺二中宮鼎器胸下腎上尺

學山

參同契疏解

人

王生

有號

二取中也厚薄均腹脅平中也脅心腎三正也坐垂目內照也守中溫養也

陰在上陽至武中間爻

離中虛坤也陰也在上也坎中實乾也陽也在下也以意運轉則陽上奔水火既濟上陰下陽地天泰也首尾始終也始勇決終收成武火也中溫養文火也始固武始中用文終固武終中用文卽首尾武中間文也

始七十終至白黃芽鉛

三旬三十也七十三十共一百也又二百六十則

三百六十一年周天數也始首也終尾也首一百二十日武火陽火也中一百二十日文火陰火也尾一百二十日武火陽火也間錯用之善調均也兩七聚輔至中得安存

十五圖書數也虛中○一圈分兩七也兩七合中○一圈仍十五也故曰兩七聚也守中也陽氣升補腦也故曰輔翼人也功滿定升玄也

來去遊不至兮號真人

結胎成丹嬰兒漸大呼吸去來陰陽氣日通神也門卽玄牝門也歸一還元守中効也尤戒當謹也

學山

參同契疏解

九

王生

有號

學山

參同契疏

九

王生

有號

自序參同

王

安穩長生

約言身心性情抱一返元歸根也總申敘云未藏

魏姓伯陽名伯陽老子字又擬老子

跋曰魏雲牙神哉振奇才也文奇矣三教統該曰
一者掩蔽吾道一貫也曰無念爲常應無住生心
也憫世貪濁引洗心廉清超塵出劫用救重利輕
生釀爭循亂懼刀兵慘屠惜哉仁極矣夫神由善
始也仁元善長也性一也玄又玄矣止仙云

萬曆壬午孟秋幾聖武原沂陽生王文祿世廉跋

參同契疏畧卷完

易圖一卷

錢塘田藝蘅子藝

混古始天易

昔者四聖人之作易也時更三古道成三天者也是故包犧氏爲上古先天之易

文王爲中古後天之易而周公因之子之于父繼志述事當然也

至於孔子則爲下古終天之易矣仲尼五十學易三絕韋編集三聖之大成贊十翼之奧旨春秋之世雖下矣謂非終天地之功而大明周易之道者乎

然天無終盡之理易有相生之機窮上反下剥之所

學山

易圖卷

一

十一

衣號

以必復也襄往盛來損之所以必益也造化之妙曾有終而不始者哉

於是合三古而爲混古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此元極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田子曰其惟始天乎我知者其惟始天乎我愆者

元極圖



元極者混沌真純絪緼固結有精而無色有氣而無

形乃一團元神之極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極而獨立者孰能見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光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其斯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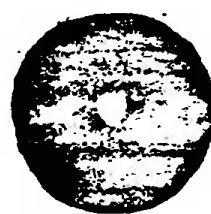
元本作元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二畫並其首分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也實三極之祖也

極本作極从本从人从口从又手木者屋脊之棟高

及甚也亟者諧聲人以口謀手執趨事之意故曰敏疾也急也天體至高物莫與並其色青亦相間曰紫極北辰在天之中以正四時爲天樞曰北極老人一星以均二分曰南極此在天成象者不外乎極也栗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曰四極合上下四方曰六極總四正四隅之盡處曰八極帝王所居之都曰四方之極此在地成形者不外乎極也書曰惟皇作極皇建其有極禮曰以爲民極傳曰天子建中和之極此在人成德者亦不外乎極也周子厚乃以無極言之夫旣謂之極則不可以言無旣謂之

無則不可以言極有而不可見遂名之曰無無而不
終無遂生乎有此則始天之元也

靈極圖



靈極



靈極者混淪初竅樞紐乍萌匪鑿而自通如丸之有
孔乃一點靈光之極而造化欲啓之竇也非潛靈極
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爾靈龜觀我朵
頤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斯

之謂與

靈本作靈从玉从雨啞聲靈雨自天何其靈也王者以玉事神靈何其誠也心虛則靈故靈極之中象之

太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朗然不淆不
虧其元極本來之全體乎孔子曰易有太極是也
太本作大从一从人从二上之一卽陽之奇也下之

二郎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跂之郎人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人之首必出於陽之上而包乎陰者所謂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三才之理具是矣立人之道其可已乎

動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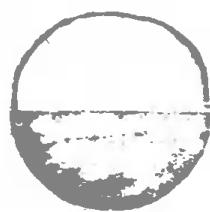


動 靜

動靜者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生此凝者漸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

陽矣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蓋陰陽當
以上下分而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而不
當以極後復此則千古不宣之秘也玄黃由之而判
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顛倒造化之妙轉移乾坤之力
者其孰能正周子未正之極也哉

少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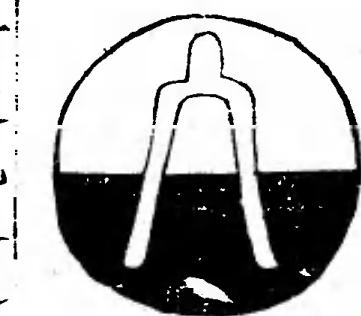
少極圖



少極者陽旣動而輕清者皆上浮陰旣靜而重濁者皆下沈則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於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林林總總焉莫不充塞於兩間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故太極猶祖也少極猶宗也乾猶父坤猶母也六子猶弟兄也六十四卦猶子也三百八十四爻猶孫也生生之易固如是乎

少本作少一奇立於其中二偶分於左右而陽氣屈曲於其下尚小而未申微而未盛故謂之少也老之反也圖从口箇从口箇音鄙口卽圍字画形也古作圈

三才圖



凡爲萬物之靈象臂脰之形也
又作凡元之从凡卽此也今作
人易有聖人賢人武人匪人以
一德言也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三才者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
於寅而大人者得二氣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
其中矣所謂參天兩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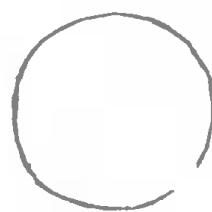
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所謂三才統體一太極者也

三者以偶之二疊於奇一之上其數三實三才之道也才本作才木幹也木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去其枝根則爲才所以象形也

陽奇圖

西北

南



學山

易圖卷

六

衣號

學山

易圖卷

六

衣號

陽奇者包羲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於西北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斷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一而橫陳矣於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奇故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直爲單畫而已哉

陰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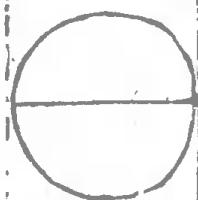
西北

東南



陰偶者包羲氏又有見於地之不滿於東南也復將太極之全體斷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偶故謂之偶陰之所以二而虛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兩界莫不自地戶之闢而見之矣作易者豈創爲二畫而無所本與

太陽圖



太陽者日也日从○从一○者太極之全一者陽奇之數以一而橫亘于○中其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通論謂天無二日故于爻○一爲日是也

學山

太陰圖

太易圖卷

七

丁
永
號

永號

太陰者月也月从月从二月者太極之



闕二者陰偶之數以二而並列于月中

其精虛而不盈故月爲太陰之象也毛

氏所謂月上有闕中二畫不連右是也

象明圖

古文

小篆非是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所以作易之原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也况離東坎西又本于包羲氏先天之方位乎

易象圖



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爲易之義

學山

易圖卷

八

卷號

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故鄭厚亦云易从日从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陸秉云易字篆文日下从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蓋日東月西則爲明日上月下旬則爲易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况離南坎北又合于文王後天之方位乎故曰天地自然之易也

陰陽管見一卷

柏齋何瑭粹夫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陽有形陰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

霜露皆澤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
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爲溫爲
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
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
不能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
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
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
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

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爲之靜也昭昭矣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旣天有形定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于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于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辰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小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知此則謂天有定形

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綽之予竊以為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于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餘蘊乎

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不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

天而夫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而無別愚竊以

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

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謂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亦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

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于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不爲水坎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乃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于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爲六三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爲陽可不行於地之

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住易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陽 陰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三三三三三三
天津火雷風水山地

上 下

以伏羲之

橫圖堅起

觀之則造

化在目中

矣此易之

太極圖也

學山

陰陽管見卷

六

寒號

陰陽管見一卷止

禮元剩語一卷

吳興一庵唐樞子鎮

天地從空中生人亦從空中生生而不有其生不貳不測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乃太虛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于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靈未嘗滅牽擾者生于有其生未嘗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于真生初無相別萬靈一真一真萬否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于一以分合爲真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擾

之生雖未嘗不生而終死于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卽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卽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若逐物之思雖極盡計量三思愈遠

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有流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

暨之化而見氣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性卽理性亦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非德非性非性非理非理非氣非氣非人非人非天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首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

泥于人相不會推見至理苟泥于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雨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于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悴何等聲明文物各擅通處其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待也

浩浩太虛無有住際中間神通徹宇徹宙人生氣質所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亦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總與浩浩太虛為一機呈則玄辨眞苗而神昭故誠能動天地感鬼神乘不間

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添助假借界隔塵根而分別出妄施好惡而取舍立輒轉情機而蔽固深積累觸忤而仇冤結貪安方便而阻畫成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而復不自覺乃舍此而它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

性者得于天之生理而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具相空而性現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正證空而性真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淨用空而性行有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

就死

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虛空真妙一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着一物哉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覩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非太虛空真妙一竅光淨承受之也

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弘希玄覽未得着實趨趨步步徒作一場想像玩弄耳此懸空學問有從文典上拈着有從事機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從困

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神影響渺獵
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體空忘置軀殼中含之
空古人所謂修身踐形乃在七尺之躬了三才極理
只從脚踝發軔是學者第一步此處蹠等縱飛輪神
駿之功枉費心力

孔孟沒寥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見全身一斑任意
作為或揮麈臯比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
或秉權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
國長民修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清修正
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或甘恬高隱屏

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廉靜關若追見天如何成覆地如何成載萬古如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只別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儼侗顛預無的據也

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漑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達者證古墮者枯

古其新得奇悟闇趨峻立不知不覺陶鑄古人鑪范
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着火力十鋸百鎔何以
煎銷夙具透露性真孔子十五志學煎銷習心至三
十纔立不爲習使蓋直須和根拔去另掀轉地面不
留餘種纔是光淨天生厥躬到此不容不從學問思
辨上研窮究竟自然無處不是反身求誠亦無處不
是樂取諸人以爲善又無處不是天地萬物一體
寂而住則照照而全則寂真照真寂照寂互蘊假寂
懈散懈散爲昏假照揣識揣識爲擾性靈故照性空
故寂空從合來是以能生照靈由定出是以能居寂

互無兩顧舉不重機顧無光可回機無緣可起是謂常寂常照乃天地之原始生人之根蒂末學習靜求明清亂心體中間一習一求生添伎倆藝業種種總是簸頗造化戕賊元神直待身命將盡時諸火俱息然後悔愧無益亦有既死餘焰尚為厲作祟良久而滅又復有少年銳業漸老消除太虛至妙之真永久不息固未嘗無定時只世短意長等待不及忽到窺悟時不容不墮淚

心無動靜乘之以時以啓其逗而心不為其所逗心無生滅現之以感以別其化而心不為其所化心無

屈伸按之以機以著其運而心不爲其所運心無感應寓之以形以名其通而心不爲其所通故知動之恒藏可以議禮知靜之能顯可以作樂知生之得止可以立政知戒之不亾可以明刑知屈之存身可以分田知伸之蓄德可以制祿知感之忘物可以官人知應之舍已可以用財時非心而心不外于時命之流行而不已陰陽之所爲立也感非心而心不外于感情之呈露而難遏人物之所爲具也機非心而心不外于機欲之利用以崇德生養之所爲遂也形非心而心不外于形事之假托以籍成任用之所爲重

也明于陰陽之立人物之具生養之遂任用之重而後明吾之心明于吾之心而天下治明于天下之治而後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太一無病有二卽病知二是藥二復無藥無病而藥藥亦是病病而無藥并病不知不知之病遂離太一太一常在亦何有離其迷其悟在心肯否肯則一明否則一二一有萬千一不離一萬千皆一離一爲二二從一生一哉太一是名真一知二是一二復亦一耐病諱病一總不減藥來病去一總自如是以太一

無病無藥其有病藥乃人添增及其有病萬千病一
病及其有藥萬千藥一藥一藥起萬千方一病現千
萬症按症立方修方對症症不泥肺部方不泥藥性
復歸于太一二之則不是雖然若不的認一徒作團
欒頭想病却生矣

至哉一之爲神也其太一而無以復加者乎一無形
故強形之以○至于○形無形圓成而斷際天下之
道無有出于此矣不以○形一則求一於無一不可
以無求于是而有加損則求一于有一不可以有求
求一於有無之外形之以○斯人追之贅也求一於

無有無無則非所以爲學求一於無無有無無無之中是故斯○之所爲立也字俗作一○之爲衡者也神之著也易簡而盡乎天下者也從其衡爲一邪一爲ノ反ノ爲丶至丶而窮然有直有折折一爲丶反丶爲「轉「爲丶反丶爲」至」而窮然有反有正正折爲人轉人爲丶側丶爲人反人爲>至>而窮然有半有並再折爲丶轉丶爲丶側丶爲丶反丶爲丶至丶而窮然有缺有全引一而繞合之爲口然有方有圓環其口爲○至○則轉行無異勢一之理盡矣乎故盡○以表一而不費于加登舉一以擬○而

不患于歟耗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于偏滯合其
累出之衆形而不亂于紛曠故呈肖萬有彌昭六合
生生息息於從衡邪正順逆離合曲直方圓之間不
能自立圈格神運而通神散而閔神存而得神失而
蔽明者會于元化斯可以言學

太

乙

樞自幼名庵卽此神物歷今三十餘年未得圓成斷際此神物
分明在心目每墮落蹉過悔吝
作輒切自咎愧像而演之朝夕
神奉禮庶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

學山

禮元剩語二卷

八

玉號

染根起欲暗處來魔滯藏不化意動有感厭妄沉怠欣真落法頑虛誤靜太詳疚學

此內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省之

擅自揚己易指品人躁動罔益闇闕可畏施無含蓄發不調停臨交致爭立業專殖

此外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戒之

卽太虛爲天卽宰物爲帝卽生理爲性卽靈真爲心卽載營爲魂卽渾成爲玄卽和達爲道卽存主爲德此八者乃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戒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引之不知其極息之不滅其機發之

不留其迹無一物不知無一字不能無人已之隔無
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它求

禮元剩語

學山

〈禮元剩語〉卷

九

王號

學山
禮元剩語一卷

九
王號

天僕真訣

老子謂孔子曰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

上元夫人謂漢武帝曰汝好道乎勤而不獲有由也
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
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難愈也暴則使氣
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鬼疲是
故精竭而鬼消奢則使真離而鬼穢是故命逝而靈
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
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截身之刀

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遺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自勞乎然由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

太乙真君謂許棲巖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息之以踵黃庭云但思以郤壽無窮

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

上界青童君仙女語趙旭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從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虎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白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竦身上升忽不見

寒山子語李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卽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畜神

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
先人後已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
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小去
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
道於髡鬚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爲飾可謂虎豹
之韓而犬豕之質也

大和中友人盧顥遇裴航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
之事遂贈藍田奚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
使達書于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
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

何由有得道之理盧子懵然又語之曰心多妄想腹
漏精液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
方但子便不可教異日言之

太和中姚坤居側有獵人網狐每贖放之活數百嵩
嶺菩提寺僧惠沼利坤莊價飲醉投枯井中以磧石
壓井口夜有呼坤謂曰感君活我子孫故來救君投
黃精療饑我狐通天者初穴塚中因上竅窺天漢星
辰有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
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禮之君能澄神泯慮注
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能飛出雖竅至微無

礙矣坤曰汝何據耶孤曰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去坤信依行之約一月忽跳出礎孔中遂見僧大駭視井依然

泰山直符二使追攝劉無名曰子以何術無計近子劉曰余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迢高數丈得非雄黃之功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不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超生死之難期昇騰之道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雅靜無欲無爲至孝至忠內修密行

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制御神鬼驅駕
雲龍而上補仙官求除地簡九祖超鍊七玄生天如
此則不爲冥官所追捕耳

昌黎韓愈曰神僊可致乎至道可求乎姪湘曰得之
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倣王禁也

益州老父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
國也人之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內輔也外張九
竅卽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
亂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
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

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

宋元豐三年蘇文定公謫官於筠高安丐者趙生歲暮忽來見蘇蘇曰生未嘗求人而見我何也生曰吾

意欲見爾吾知君好道而不得其要陽不降陰不升
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用碗水灌溉百骸
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蘇用其說信
然而怠不能久又嘗約會宿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將
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驚則傷神故不果來蘇曰
所遊何處曰吾嘗至泰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
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蘇問何故曰彼多僧與官吏
僧踰分吏壞物故耳蘇曰生能到彼彼亦相敬乎曰
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我也譬如鬼入人家鬼能見
人人不見鬼爾因自嘆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

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爲正蘇曰養氣如生說可矣養性奈何生不答他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嘗夢先公平曰然方其夢時亦知存沒憂樂乎曰是不可知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蘇矍然異其言生自言生於周甲寅今百二十七歲武原海口仙申曰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無夢覺無生死矣須戒定靜專之功慧發見徹幽明上元夫人指漢武暴淫奢酷賊五者爲胎性其名甚奇先儒未言也孟言性善天性也苟言性惡胎性也胎氣清性亦善揚言性善惡渾

學山

天仙寶卷

六

弔號

李山

香齋集卷

六

弔號

四箴雜言

何大復景明仲默

四箴有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修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壘人者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乃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曖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爲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爲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爲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敝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掩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亦甘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明明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學山

四箴雜言卷

二

民號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鷄類鴈鷺類鳬鴨類鷄鷺鴨可得常食雉鴈鳬弗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

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爲厄匝者

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母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
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
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
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爲當幾能斷

卷完

學山

四箴雜言卷

三

民號

玄機通

浙西武原謙謙仇俊卿舜徵

九九賤藝也王侯圖霸者禮焉蛩蛩微物也豪傑達觀者振焉奕秋射義並著于經而玄亦理之寓也學者可不加察而折衷之乎

士之驚空名操捷徑者託之談玄皆祖老子不知老子非清淨無爲守株繫匏者也當周衰時避世出函關語關令喜特緒餘耳至有附爲吐納按摩道引之術陋矣劉子玄疑非中的旨哉其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能當也豈雌雄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學山

玄機通一卷

一

鱗號

或問陰符經殺機之說亦有合老子否曰以奇用兵辟廣筵一轡耳至爲天地發殺機等云其迹太著寧知黃石一編自韞青龍三尺可使金甌萬全雖曰不能去兵而自可以戢兵更有無敵之道動于無形運于無外惟在元苞推廣可收天下春于一統力不必于萬人敵財不必于鉅橋積險不必于天塹限謀不必于羣醜屈者也若鬼谷之徒爲蘇張之閻捭爲孫臏之反覆亦又何誅

或問留侯出處深有得于老子不知晏嬰之相齊猶爲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

不追其始之合李泌之養聖有始不究其終之同皆其術之次也至于末流其失也蕩而誕則有王弼何晏之徒倡爲清談以亡晉其失也紛而誣則有王欽若呂惠卿之儕嗜爲玄註以亂宋論世者所當糾猶車之指南向往不差也

或問專氣致柔如嬰兒何謂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冲宮妙象神祐靈原惟在觀頤于密不可以因識而窺者也學者轉爲嬰兒姹女下而方士又誑爲結胎等語非盡性至命者孰與焉還丹之大者莫踰于此也

或問丹鼎何如蓋緣大還之說傳訛耳葛洪修煉累召不起空于功名富賢泊如也算貧夫能邪

或問導引何如諸說難枚舉也觀其所養而進退脩天可占矣雖然調息之法愚嘗有徵焉

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莊寓言也

或問符呪何取乎噫何矯誣也天有明聽曰有赫曰日嚴此作善與否之實而降祥與災之招也

或問固命廣嗣之說何如曰養養微陽復先天氣

玄玄衆妙門也予欲通其機未能焉於是乎附系叙

玄機通

中黃所存先天學也知是則或爲酒埽爲糟粕罔非龍馬神龜之布列也苟未及此雖天乙致辭神光授簡猶爲耳目聞見道無精粗存于悟也固劉向校書天祿暨諸子而老莊繫焉此亦禮官之司弗謂羲黃之道弗存也子可翼經達觀精覈凡求存身育德以際時長治者不可不知也何也先天之索玄而又玄者也獨惜知玄者鮮可能耳契友王沂陽與謙子弱冠同志少卽藝直欲披入古哲與域長而邁視弘功蚤譽股掌間也晚猶待對遇何需邪臥海嘯風靜訝

妙后聯牕姬公擷据形神役役身外空花耳况下此而雄文而鼎饗而鉅積者益何足齒乎卽與渠也得非造物遺之以逸玉之以封者乎壬戌會試仍東還爰取莊子篇中黃帝致問廣成子一章疏之以陰符亦素書選也癸亥繼箋附以參同契及胎息經題之曰玄機通畧先時沂陽嘗過玉芝軒或謙子造革芸樓閒坐評詮甲子梓完沂陽謂謙子盍叙諸首簡謙子嬾於習性鈍於穎鋒踰秋夏不能出一語比冬沂陽昕夕相促亦欲矯予之僻而偕之登真者乎夫玄機云者原其殼一氣于太始則元基之著也究其藏

萬古于太虛則貞幾之運也乃取精義于河洛之中
數譬諸窺懸象于周蓋之璇璣躋其化可遊華胥熙
如洽如此廣成大旨也或疑陰符爲兵書之祖是不
然也當其綏文之猷不忘撥亂之誠雖純駿若殊其
古奧實表裏焉嗣此而長世之術參同契可肩卽其
文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
心靈忽自悟故削去枝語直錄本文猶披蘚而觀石
上古籀真體自辨劉知古嘗謂神仙大藥無踰參同
契修鍊之說長矣若胎息經不惟廣黃老宗旨亦
啓釋氏闡鑰唐僧遵化撰胎息秘訣論達磨胎息十

八篇惜其全文不盡存也謙子曰黃石一函玄機僅
淺通畧未談于吉神書一百七十卷通畧似矣玄機
顧晦曷儻茲疏雖靈樞洞真諸作未可語也括衆妙
門作法界觀悟一貫唯徹三無原歐陽文忠公刪正
黃庭蘇穎濱註解老子意緒相融晉之則可致曹相
國之寧一弛之亦不失爲李鄴侯之清放 明時大
覺行當執此以贊 體元之化導天下於中和之休
無寧寤寐羲黃爾已

薛子道論一卷

河津薛瑄德溫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卽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粗滯也

太極一圈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學山

薛子道論一卷

調號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尚有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理旣無形安得有盡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而息

其虛靈之知覺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遙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

學山

薛子道論二卷

二

丁

調號

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

觀日影之漸移卽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偶見桺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
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羲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
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

學山薛子道論一卷

三

調號

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數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肉羶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靜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窓屋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卽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

學山

薛子道論一卷

四

調號

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
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
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
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
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
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
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息獨得其所
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爲政以法律爲師名言也旣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者言利之害于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時中是活法而不宛執中是宛法而不活

權謹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
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爲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爲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繫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懈怠

愈收斂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學山

薛子道論一卷

六

調號

學山

薛子道論一卷

六

調號

用誠所謂悔聖人之言也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嫩物譬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虛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
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
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
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
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
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
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
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

學山

薛子道論一卷

七

調號

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卷完

海石子一卷

浙西海石錢徽懋坦

權用篇

道不明則不知權權不正則不盡道蓋古今異變畢陳吾前而吾以一心之微斟酌於毫釐之等必欲當於理而合於時宜非權何以處之則權者道之用也故道譬則衡也道之用則權也今夫工人之爲衡也銖兩鈞石莫不犁然一定於衡然後用權以輕重低昂而物無遁情矣是卽天之道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莫不燦然一定於天然後用心之權以是非曲直而人無失德矣故不明道不可以用權不知權不

可以行道二者交相成者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
伐以天命人心而權之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
瀟然陋巷以時之汚隆而權之也使不先明其道而
用權是昧銖兩鈞石於衡而欲權之也鮮得其正矣
可乎故明道以用權猶夏葛冬裘饑食渴飲各適其
宜耳此中庸所謂時中大易所謂時行時止孟子所
謂良知良能

用察篇

學道而不知用猶弗學也彼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
經道之淵也仁義忠信道之實也師其人於千古而

研其精華於淵則有其實於身乃不能用其道以正心又不能用其道以濟世是與不學道等耳今夫布可以溫故取以爲衣粟可以飽故取以爲食使積布粟如山而不免於饑凍非布粟之罪也積而不用者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則亦學道之罪非道之不可用也世有懷垂棘之璧而不知用卒困於貧及覺而鬻之得萬金焉萬金非外至也卽吾所懷之璧鬻之也初困於貧者不自覺也璧未嘗亡也及旣覺也璧卒自利焉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道弗察則弗覺弗覺則弗用弗用則手足無所措隱顯無所遇噫不

爲天下之至貧者哉覺而得道焉猶用璧而萬金之富可立至也是在察之耳

用道篇

吾嘗求聖人之道矣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是以迷復有眚者則汨其用顛頽拂經者則悖其用艮列其夤危薰心以厲者則又失其所以用雖然人心有晦明吾道無損益此機一觸而同然之天復還矣作之者不待聖人乎聖人與道爲體者也自寂然不動至於感而遂通用之妙也自往來不窮至於出入咸順用之神也精義入神致用之功安身崇德利用之本以

至散諸人心達之天下使天下安於日用之常無一
而非聖人之道及其至也峻極於天發育萬物矣是
聖人用道而天下莫不用乎道

聖顯篇

道之說益明則益裂時之變爲之也非聖人欲之也
嘗求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畫也而畫始於伏
羲伏羲之畫未詳也而端倪乎八卦文王從而重之
孔子從而繫之易之體始分矣嗟乎不重不繫不可
也蓋洗心退藏聖人之願也吉凶與民聖人之心也
是易之書爲憂世而作也故曰時之變爲之也雖然

河洛出矣八卦具矣中之名未立也而堯以是傳之舜則名之曰中然堯於中之外無說也而舜之命禹則益之以人心道心也微危精一也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弗庸吁名之以中道既顯矣而又致戒勉之若是哉吾固悲舜之時不逮堯也自執中精一之說而后吾道一貫之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性善性惡之說紛然沓出而道益裂矣非道之裂也人之言裂道也吾悲堯舜不能相忘於無言而汨其天也益悲後世不能不汨其天而更多於言也宜吾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是無言者天也

見理篇

天下之變無窮惟深於理者能窮自開闢之來世道風化第第第相承而莫有窮已也聖人以一心之微而應方來不窮之變吾何以窮之哉窮之以見見窮而吾亦窮吾見且窮矣尚何以窮天下之變殊不知變無窮而理亦無窮窮於理者未有不窮其變也是故有心見有目見見之以目若有所見而有所不見者以遠見也見之以心若無所見而無所不見者以理見也吾惟見之以理則天地一指也古今一日也人心物理一機也惟天下之物莫非理則見理者自

盡物惟理以盡天下之物則見近者自盡遠見春者爲春見夏者爲夏而不知見元氣者自合四時而見之也見仁者爲仁見智者爲智而不知見天道者自合四德而見之也其始也以心而盡道其終也與道而無盡昧此道也則所見不出於形迹而見此理也所盡不止於人而盡乎天地之化育噫其至矣

不器篇

有有者不能以相有而無有者有其有形形者不能以自形而不形者形其形夫萬物盈天地間而道爲大者道無形無有也未有物而不可用者亦未有物

而可以他用者至於不物之物然後無所往而不可用君子之道夫豈滯於一隅局於一用而爲人之所器如子貢之瑚璉管仲之小器哉若顏子之論孔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孔子之道固不器矣今夫物方者以方用圓者以圓用直者以直用故輪不可以爲輿弓不可以爲矢棟不可以爲桷器局於用者皆隨其用而止未有彼此之可以相爲用也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皆具而心最靈者心無形也五官之用各專其一而心之用無所不可故目不可以聽耳不能以視鼻不能以言口不能以臭手不能以觸足不

能以舉是形而爲是用判然不能以相代何者滯於形故也吁惟道之所以爲大歟是道也歟之一心散之六合常之爲經變之爲權小之愚夫愚婦之所能大之聖人天地之所不盡近之一息遠之千古無所不通大哉道乎何可器乎使道而果器則用於此而不能用於彼用於一而不能用於二斯生生之理息矣若用於形名流而爲殘忍用於清淨流而爲寂滅何也局於所見也非若聖人之道茫乎天運窅然神化周流於群物之間無見無不見無用無不用者矣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相傳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則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絕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爲拂拂則有所不勝而絕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

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於冰而怯於木哉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已悅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回也不違曷傳乎然

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矣嗟夫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也失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聖學哉

中常篇

人皆愛竒而君子不愛竒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爲恠也過中爲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竒焉斯恠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竒且

高者君子之所謂恠而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又如此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辯治民無可稱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非不愛奇也不愛恠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惟中常而已矣蓋道無不常亦無不中中節常常節中惟中可常惟常乃中故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其舍子傳賢也見其常而不見其奇見其中而不見其高

卷完

廓然子五述

天地譚

廓然子曰夫塊然一物者土也土非地也蓋天家所稱如卯黃者彼特見其土之形耳天地爲兩儀土爲五行今旣曰塊然一物也謂之五行之土又謂之兩儀之地可乎余蓋聞諸祀禮矣冬至一陽生也故祀天於圜丘夏至一陰生也故祀地於方澤其祀后土也未嘗混於地也然則天地非陰陽之氣乎彼塊然一物者非后土乎故天地包乎土之外非天包乎地也土固於天地之中非地固於天之中也人見其形

如卵黃者土也圓而蓋焉包焉且貫之者天與地也天與地蓋有真宰焉夫贊天地之德者曰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所謂陰陽動靜迭相根也曰高明曰博厚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也若之何其以地混土也

傳道統辯

廓然子曰人與道渾合而無間焉雖謂之得統於道可也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何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竊恠夫世儒傳統之說紛紛然自小其道也夫世儒傳統之說率

稱諸子孟子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卽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嗟乎韓愈之說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目詭詭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覆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辭其飾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說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是已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已師不得以傳諸其徒孔門顓曾之外之諸子是已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

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毀其成焉以斬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坊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真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欲人之凝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牆欲次其物我之藩牆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

廓然子曰夫道非有憂有樂者也亦非無憂無樂者也其真體不憂不樂者也其妙用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也其不憂不樂者寔生憂樂焉其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寔無憂樂焉憂樂相形而互發其幾不容息也猶之陰陽迭相爲用然故聖人之陽舒陰慘一心極之運其幾也故樂可也憂亦可也夫悟道者其於物直寄耳彼其身猶寄而况他物乎彼不有其身惟其天也夫不有其身斯忘我矣忘我斯忘物矣忘物忘我惟其天奚憂諸又奚樂諸方其樂也人視之若樂而實非樂也方其憂也人視之若憂而實

非憂也有憂則似無樂有樂則似無憂而實非有非無也故有無非妙也宰有無者斯妙也憂樂非道也時憂時樂者道之妙用也故悟則有亦妙無亦妙故樂不倚物斯真樂矣憂不倚物斯真憂矣如是則樂亦道憂亦道彼有宰之者也迷之者反是故樂亦非道憂亦非道彼其憂樂在物也所謂有所好樂憂患是也

聞韶釋

廓然子曰嗟乎夫子之聞韶非樂也其有憂乎其在齊而聞非好之也其有所惡乎夫大道之行天下爲

公有如唐虞之世然斯聖人所深願也故序書斷自唐虞而大哉君哉之稱每每不舍置焉其謂韶盡善盡善誠欲躬逢其盛也不得已而志三代之英而欲從周而思爲東周其情殆亟矣然猶皇皇與一遇焉其所深注意者莫如魯宗國其次莫如齊何也魯與齊者公旦公望之後周之代商也由公望其成治功也由公旦聖人傷周之衰而憫其日趨於亂也蓋思折衷公旦之法而庶幾乎古之盛治焉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其適齊也欲有所遇以行其道也適而在焉其所遲留不去之意非鮮淺也齊之

君臣日失其序方將撥其亂以反之正而諸田之勢又成矣其終不可以濟矣一旦聞韶而撫然有感焉目是樂也胡爲乎來哉固田氏輩爲之作俑也夫田氏非他也陳敬仲之遺孽蓋帝舜之裔傳所謂神明之後也晏嬰固已稱胡公大姬在齊而其君猶不悟柰之何其作韶樂也韶不韶韶哉吾不圖韶之盛德而使其後得竊其跡以爲亂之資者一至此也方將恐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且懼其不得食也奚暇知肉味哉聖人之留齊至於三月之久固已灼知其道之難行而深慨乎韶樂之虛

設也其畏天命悲人窮之心雖不食肉可也食而不知味亦可也非果不知也記之者借肉焉以發聖人之絕意於世味猶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故聞韶之不知味肉其與泣麟慟回居夷浮海之心同一揆也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痛韶之難復而病齊之不足以作之也亦非謂齊之不當有韶也齊之有韶也非自陳敬仲奔齊始也齊之必不能進於韶也則自敬仲兆其亂階而其子孫者竊厚施於民之德之跡以成之也故齊景公之時而韶作焉聖人之所深惡也猶麟鳳之出不當其時雖祥亦

異也其不知肉味者非樂之也魯不可王齊不可魯雖護武猶爲假焉而且猶韶是作世逾衰而偽愈滋其所崇尚愈高而其所趨愈下斯聖人憂之大者也

曹溪禪發

廓然子曰余固談佛至曹溪歸儒矣佛法轉還儒教故名爲禪猶稱禪代云爾其語殊其指無殊儒者即襲若語奚戾乎教所恨襲而未徹蹊徑存焉襲而諱之妄彌滋甚禪幾失笑矣曰或襲之又或排之柰何曰襲而排之者知猶未徹也非徹而排之繆也徹而故排之者懼其誤彼迷人假之以護儒教可也雖然

排彼佛障曹溪何與焉如曹溪乃不排之排故排佛
障莫如曹溪夫事有當逆而揮之以勵世風者韓退
之之排佛是也有順而喻之以使其易為信從不以
而自變者曹溪之說法是也然為韓退之則易為曹
溪則難今徒病曹溪之佛轉為儒方哂儒之援佛而
不知曹溪之苦心而密跡者若此其難也余故謂曹
溪儒者也其祝髮離塵緣者非得已也身入之斯不
疑也其對仕流疑問直教以孝義脩行不須脩禪持
戒者乃真其志也世猶肖而祀之梵刹殆非曹溪本
心與夫佛賴曹溪徹諸障世或有也道迷人惜無如

曹溪者一撤而盡悲夫

霸繩議竣附

然則五霸之關世教非細故也絕上下之交也私土
宇也犯禮也專利也厲法禁也黷武也啓僞階也此
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故繩五霸者衛世教也惟木
從繩則正繩之者正之也君子欲人同歸於善而懼
其或納於邪也故繩之不少假焉夫繩五霸則爲五
霸之徒者可以反矣

廓然子一卷完

豢龍子

漱水兩湖董穀碩甫

人之於世皆在憂患中過日雖富賛之極亦然彼昏不知反以生爲樂何也此惟無我可免

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爲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畢竟與律令相反如伊傳呂望彼來求我故事易成

我朝卽今日也元昨日也宋前日也推至羲農之世不過一月而已世有久近理無長短時有前後理無今昔一刻卽是一元

學山

豢龍子一卷

鹹號

或問天地有始乎曰無始也天地無始乎曰有始也未達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無始也識得破天地萬物不見一毫何世態之有識得破天地萬物莫非已也何人我之有

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

蜘蛛結網此殺心所形也與始作網罟者同一機事理無大小

空空之學聖而入神之地也故心空之極雖血肉之

軀可有可無非有神通變幻于其間乃理之本然也而人之不能焉者心礙其形非形之不能隱也古之至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曰惟心耳莊子曰孔子能之而不為此非真知孔子者不能言

人皆指命運之吉凶以為賦稟之偶值而不知本於一念之仁暴皆其所自致也譬之物價之低昂由于物品之美惡命自我立我卽天也其來也遠矣

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亾非釋迦之罪也愚則曰舉業興而世道微又豈仲尼之罪哉

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卽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之無信非偶云

商周之生本于契稷契稷之生出于天帝蓋非高辛之裔也

商周之興後世篡弑之源也陳鄭之風後世淫亂之偏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雖忠厚之道然官日多而祿日衆民何以供之哉此亦周政之未善者也異于唐虞失官不食之法矣

止

觀微子

上虞三峯朱袁

天地以分而殊名也其實一物也故專言之則曰天而已矣以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通山澤貫金石何莫非天

天道一氣推遷而已矣或曰陰陽二物非歟曰烏乎二不觀行者乎其出有往主動陽因以名其返有復主靜陰因以名是二之說也其爲行一也烏乎二中庸之道中和盡之矣脩道之功致中和盡之矣中和二者一中焉盡之矣一中之學心學也心統性情道該體用

由性情有動靜之名由動靜有闔闢之名由闔闢有通變之名由通變有德業之名由德業有參贊之名天以氣機生人人以氣機肖天

有喜怒哀樂中節之情而後見有仁義禮智根心之性中節存乎養根心存乎生孰生匪靈孰養匪通生也弗養無物能長

聖人有常生之天衆人有不死之天常生之天全體不死之天一端仁義禮智不可勝用全體之天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端之天也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其詔衆人之為聖人乎衆人有聖人之望自孟氏之

啓入人夫

人之一身志與氣而已矣天地之氣何嘗弗剏有弗
剏志向之隳耳吾人之志孰不務伸有弗伸氣隨之
靡耳故欲成其剏先直其志欲直其志先集其義欲
集其義先克其慾欲克其慾先察其機振之屈于慾
軻之塞天地其皆始於幾乎

庫節謂心者性之郛郭予謂血肉者心之郛郭膚革
者血肉之郛郭裳衣者膚革之郛郭棟宇者裳衣之
郛郭郡縣者棟宇之郛郭四海者郡縣之郛郭焉有
有郛郭而無君以主乎曰性是已匪性弗君郛郭盡

空由此觀之人人有君

心不可縱弛亦不可拘迫元精燭燭居吾體中一生
靠它主宰運用極安善養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則精
微察而吉凶昭矣事著龜

天地非翕聚專一無以化生萬物吾人非蓄養貞固
無以發揮大業要哉靜也寧惟壽乎

不入羅浮高深焉得春秋微妙羅豫章得靜字力氣
最多所以動輒教學者靜坐然其訣亦自楊龜山傳
來

或問君子憂乎曰不憂然則君子樂乎曰不樂何以

其能不憂不樂也曰知還禍者福之還窮者通之還
喪者得之還虧者盈之還知是是以不憂福者禍之
還通者窮之還得者喪之還盈者虧之還知是是以
不樂然終無憂樂乎曰不憂則樂矣不樂則憂矣
夜氣之生不足以償旦晝之梏觀旦晝則知習矣觀
夜氣則知性矣

或問古之害正道者曰異端今則無世曷爲不古也
觀微子曰古之害也以異端殊門而異辨今之害也
自吾儒同室而因覺故一人作之衆人疑之有道者
起而闢之雖有害焉寡矣父師開之子弟習之有國

者舉而用之雖有不害焉亦寡矣曰敢問其所以害曰以似仁義害仁義不愈於以不仁義害仁義乎曰舉業業仁義也奚害焉曰非舉業之害也舉舉業業者之害也業斯體釋斯舉斯用釋斯口耳身心不相謀是滋亂爾吾求見禦已之楊利物之墨且不可得矧敢闢乎有人於此揭正道之幟烈聲以喻人曰仁如是義如是同室之兵蝟集矣於戲欲爲天下罷同室之兵非 聖君賢相酌古崇正則不可若夫豪傑之士其興闢係于時人之爲不善也恒畏人知而不畏神知人知于其顯

神知于其微人以其微也而爲之無所不至至于顯也乃掩之以著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于白目之欺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責之可畏也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庠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固基詒謀曷遠又奚以庇世豫哉其惟小學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識量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而况于人乎

纔計較添多少煩惱只計較便有查滓安得瑩然能寡慾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見虛明自是廓如覺得自家過失便是知長處改得前日過失便是仁長處覺後必改改後必不復便是勇長處

舜禹之未受禪也初無得天下之心也其旣受禪也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憂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乎萬物之表而介然無累故曰巍巍

錢子語測題詞

先生學務端本少從海昌祝虛齋先生游又與吳南溪先生友南溪先生亦務本之學資麗甚深徐東溟先生每稱先生曰安靜粹怡君子哉予生也後荷不瑣拒每入城下詢坐誨移日鑿鑿皆經世理身要言嘆予姑之夫張白川速仕缺遵養學優仕果不達益仰先生敦本之實云晚與董從吾及碧里子王芝山人結海門社會洞明性命之學以故語測之推見至贍而竟悟先天之微發所未發多矣予喜海上理學之精者先生暨碧里董子而已鮮企也宜賢季子籥

傳之是父之大賢是子之至孝兩足徵矣予懿好之公題數語於簡端浙西武原沂陽生王文祿世廉題錢子語測贊

贊曰閱翁茲語研理探化覈事抉情有卓而雋有鴻而衍有密而沉有爛而顯有謙而道有夷而婉有渾而懿有石而砭高洞要原卑入無間咸出胷臆所自得垂世訓誠而列之程典者也迺知翁學有本哉視膚未勦和而束隘一隅者相距遠也尚肯弊弊焉以文字功業以觚槧自見乎噫此足以觀翁矣

隆慶戊辰春月後學彭輅識

錢子語測

海鹽錢琦公良

法語篇

心覺放時卽收歛不使外馳則能照天下之理乃上達之基也若知放而猶舒徐爲功久將不知所之終不可收矣蓋聖愚之分在猛緩一線之隔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衝然靡寧靜在心不在境所謂心轉法華匪從法華轉也周子主靜卽主敬敬外無靜靜外無敬讀書不先從理路工夫終無根據書其言也理其意也欲忘言必須得意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以視爲先攝心以謹視第一凡對人言而目他視心之不存傲之象也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曰機在目釋氏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者則少故有淨觀之訓

顏子犯而不校若已有分毫不是而彼加凌軋亦已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校亦非謂全然不看道理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爲之亦是不校也孟子三自反與校而不動氣俱謂之不校若外雖不校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卽校也

今人只在記誦辭章上用心聖賢精意曾不理會雖博學而無真知若能潛心聖賢逐一從自身體驗則真好而真樂矣

敬可以訓畏畏不足以盡敬畏是非畏得喪畏利害畏毀譽皆畏也敬則所畏在理不敢從非而舍是毀譽得喪利害不與焉

爲人最要辭受取予分明與其受之非義寧過於辭此孟子只言過取傷廉而不言過辭傷矯也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可以勝怠惰之氣纔一放肆便不能檢束其心晏安放肆由於心之不存衣冠肅而

放心收是合內外之學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酒器進先生者先生堅郤之後受賄者無弗蒙累先生初獨截然莫能干後亦莫之累故曰慎初之道勝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不感應者余謂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善惡吉凶固是一氣感召其理不可逃

劉原武拾遺金卽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嗚呼彼之還金本出無心而天道自有福善之報隱然不爽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談天也

凡惻窪者止說在人一邊自己一邊皆隱而不言聽
言者未可遽以爲喜怒古稱兩造具備勿信單辭蓋
有以也

尋孔顏樂固好但未至聖賢之地不能知聖賢之樂
聖賢之樂從心出惟克己故有之蓋克己則能體認
天理自會吟風美月自會不改其樂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既接之
亂由未接之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世人紛拏轢
轢心地已失所謂未發者亡矣焉得不昏且亂

孟子言語太露如易子而教可以教其父而不可教

其子視君如寇讎可以教其君而不可教其臣孔子嘗曰愛之能勿勞乎責善之說亦未盡臣子如何忍讎君父同姓易位亦太懶云

周子與易太極圖俱是一圈子從陰陽未分處畫起乃函三爲一者也靜虛子以陰陽畫圖名同而實異矣易圖不言理而理在其中太極圖儘有頭腦

六子之言抑揚太過意象不甚渾淪然其理精粹處自不可易人以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爲計較原老子意是論天道然聖人謀及乃心亦須計較也

文章實關氣運韓柳二子生當元和之盛歐蘇二子

生逢嘉祐之盛其文卒爲百代宗仰余以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何能復發春鳥之吟也

程門文字脫不得訓詁家風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君子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之詭道而成功者豈盡可與也孔子嘗云勇士不忘喪其元何利害之足論彼以成敗評豪傑者市兒之見也

神化只橫渠說得明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

是化

太和太虛之運也太虛太和之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强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

孝弟慈三者人情只易全慈何也蓋幼子以誠感我無所用其私心故應之者真心俱透出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易簡由誠而得此心平坦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能知此聖人知天之學也吾黨惟居易而俟命焉

狂狷志節甚高但執着而費力聖學無所執亦無可

名然今求爲真狂狷者亦鮮矣

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不得禁竊負以逃然臯陶人臣何敢遽犯天子之父孟子只形容爲臣當守法爲子當愛親聖人之心渾是天理而無計較之私

或問古爲母齊衰斯何也曰聖人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今人家夫婦並隆爲子人者便見得有兩重之義然義理無窮人情日變如均父母喪服有待於後之聖人此類尚多周公豈肯自謂其盡善乎我聖祖均之超萬古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其言精粹於聖學少所發明俱本學山

程朱大意若陽明傳習錄發前人所未發一誦之心開目明矣

古者選詩述美以示勸述刺以示懲專取其意以備觀省而垂鑑戒後世但知格調詞氣而已全無與於美刺觀省便覺玩心於外

孔子十翼理精故語自工造化天然之文也史記以弘邁為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為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蓋易者心易也贊易皆心聲也聖人心有陰陽太極故說陰陽太極能十

分相似

武成言紂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只是要出脫武王所以說得紂如此文勝為史自武成泰誓之作已然所以史家往往得罪於神人杵石經作干楯也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今人戚戚於貧賤與若將終身相去多少舜為天子若固有之今人中一第便驕人纔富便奢縱與若固有之相去多少所以仲尼教人但審富貴安貧賤庶乎漸造高明

大學知止兩節大似格致傳文細玩聖經一章有此兩節反成贅剩但紫陽則疑格字無所發明也故第

學山

法語卷

六

制號

云物格知致則知所止矣正和石經大學尤完全也
校陽明所刻大學又不同

中庸作二篇首曰天命篇自誠明以下曰誠明篇本
自渾然朱子分三十三章非古本矣

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承漢註來學者不可廢宋儒
後出本不欲盡廢前人况多取用使宋儒欲廢前人
安知後儒不廢宋人也

祝虛齋先生講論語質直好義章謂質直是朴實的
人多不合宜今好義而事皆合宜矣如此則體用內
外都已停當誰肯於接物時再審今又能察言觀色

而不敢自是如此則脩諸已驗諸人皆盡善而無疵矣誰肯懷下人之心今又能卑以自牧而不敢自矜當今之世若有此等人在邦家達乎不達乎

先儒論潮汐有以八卦相配者有以隨月盈虧者今觀潮惟錢塘江最准揚子江則不准是隨月之說亦未可信邵子云潮者地之喘息此說渾然無加矣

王虎南有四書管窺其間論朱子失處儘有是者所謂朱子之忠臣也

居官之道不能事事周察須使人畏而不敢肆乃善仍於人所不防閑處考閘一或獎出卽置之法所謂

懲一警百居家處僕隸亦當如此

居官者公則自廉若要廉卽私意人若要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者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爲廉之累更多

官箴有曰清曰慎曰勤祝虛齋勉譚縣尹文曰一或不慎雖有永栢之操夙夜之勞未免有過中失正之爲矣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矣余謂慎卽小心文王小心翼翼此慎也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者居官之要也

古人爲學初時卽留心天下所以皆有實用如宋時

學者未出仕卽學兵法蓋以復讎為念近世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今不迨古有由然矣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効楯矛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每足以殞人之軀然金繒玉帛善用之則為効楯矛戟倘恃此則徒能自敝聲色遊畋不善用則為霜雪霾霧倘知節則所損亦微

勸農之方但處置得宜俾農家獲利則人自樂從前時置一中丞於徐州百計招勵勸農而人無應者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遇訟乃勸農之術也

薊州鐵冶皆徒役而十九斃命此在司法者調停則可其名為徒而其實應死者然後遣充之庶得議獄之意

煮海為鹽海是曠蕩之所非居民所宜有其事當屬之公家不可不禁私販然亦須有以通之今人見張士誠起於鹽徒動以為慮不知事變無方豪傑隨地皆有王者歟貨於山澤果能寬田賦一二則民安而變弭矣縱有豪傑如劉項夫何能為

正蒙是張子述前人之書其言甚粹有未瑩者似當玩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程伊川易傳說理極廣而精本義王卜筮吉凶之占非與程背但補程所未備含程傳而全用朱子本義俗習之訛也

易分上下自有意義乾坤是陰陽中大夫婦咸恒是陰陽中小天地故各以首篇然其說更多朱子姑指簡帙爲言亦不言之旨也

先天後天之說不一別無所考大抵易以道陰陽而陰陽不過動靜以靜爲先天動爲後天其理似不可易

學者作表乃所以表出自家意思也對君上之詞責

學山

本譜卷完

九

制號

雍容不可急驟貴切實不可浮衍李東陽作比對多有新意丘瓊山進元史表多勁詞

漢人賞賜動以黃金數百斤自佛教入中國與朝野之用奢靡而金漸銷減故曰崇禮莫先去浮去浮莫先惜金明君貴五穀則金自惜矣

東漢東晉養名節蓋承平既久上無作者不免矯之於下反生穿鑿宋道學蠭起得真者不數人與尚名節異名而同實也尚猶流於僞者乎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也今人痼疾祗以文飾說詞不曾吐露裏曲

錢子語測

海鹽錢琦公良

異語篇

五代之亂天意欲開太平故生周世宗宋藝祖君臣同德兩英主出世但使斯民受福何論兩家然世宗性急終不及藝祖之寬大

漢高爲義帝發喪非其真心偶得於人之遽說仗義以名羽之罪耳霸術也故漢高以逐鹿言固是絕足以帝王道義言不過泗上亭長之智何足貴也

夷狄亦人也聖人之心合天下無不在其生生之中只爲勢遠難及未嘗先有惡之拒之之心

疾惡之心過嚴由未體民胞物與之意若視如自家一身必然覓藥調治何忍忿割已肉聖人視天下莫非已也故生理條暢無有壅閼

國朝之樂乃是龍子敬所定樂成 太祖欲殺之遂隱去或在甕中作聲不知龍子敬在甕中不知龍子敬只是聲在甕中吁異人也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人不得馳競爭先亦是良法夫以汲長孺之賢尚不免積薪之嘆况其他乎崔亮本意雖未知其公私而後人自不得不祖之也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用耳

守令最難得廉能兩全而廉爲尤要廉則心清而才自練何患無能然通曉世故處事圓融之能吏亦不可缺也

民生之休戚在守令民情之通塞在臺諫守令近民盡職頗易臺諫勢遠欲諳民情委曲甚難欲守令之盡職如古之獎廉吏可也欲臺諫之盡言如古之賞諫官可也

居官囑托固爲非理曲直自在有人拂然而怒倨傲若浼是之謂激有人唯唯從命不顧是非是之謂隨居鄉者以道自重勿爲謬悠請托之談可也當官者

好察邇言則因言揆理應之以無心可也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闕之鐸遇石亦碎故曰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人其可不慎歟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觀此人當知務本矣

楊邃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數十萬貔貅驅使之如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常如有事時提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從心上用功也

唇之溝謂人中自此而上眼與耳鼻竅俱雙似卦之坤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竅俱單似卦之乾上乾下成卦之泰尊居卑柔克剛陰在上陽下奔所以保泰也人身一天地其斯之謂乎

當今之世鄉社不立則童蒙失教何以聖忠義賢良

之士女教不行則不閑閨則何以望婉順孝敬之婦然女教之脩也易鄉社之立也難今世重詞章科目則社師自廢故科舉之學最壞人

董從吾嘗以老實小心勤謹六字日令其子寫誦此六字乃入聖之要而小心尤急

世有恒言雙陸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為樗蒲者忘其大敗也易曰知幾其神

處賤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奢其惟恭儉乎

或云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誠然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為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為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鷹鶲取弱禽而旋於霄漢間回翔而集遇爰免不顧蓋其欲既足鳥亦知止也世之縱欲無厭者囊橐既盈而猶日營營以求利是不如鳥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陸凱寄范曄詩云江南無所贈聊附一枝春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挿梅花一兩枝昔

之詠梅者多矣而二人清操俱不愧梅梅亦愛入此二人之詠乃予猶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欲反於儉也難哉然上人能敦朴先之則下自化於儉矣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後代返元良藥

天之生人自有定分君子安之而已鳬不續脰效鶴鶴不斷膝效鳬各相安也智者循分因性故天定而免於塵勞

凡誨人者必先自省如已之學已至乃可誨人進修已之行無歎乃可誨人踐履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治家已能處父母兄弟諧和乃可誨人孝弟未言而信信在言前若反身不能何以誨人釋氏常惡脫空謾語為此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而自暇自逸者何衆也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牕淨几而玩時憇日者何衆也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閭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者何衆也

孟嘗君命馮驩收債於薛驩問債市何物曰吾家寡者市之驩至薛悉召負者焚券歸謂平原君曰君府藏盈積所乏者義耳今市義而返夫彈鋏之子知義而市之尚能為薛公鑒一義窟世人孜孜營財不肯為子孫鑒一義窟其智比鷄鳴狗盜弗若矣

高宗夢帝賚良弼而得傳說文帝夢人助已登天而得鄧通三代而下惟漢文最賢然精神尚不及武丁之清明蓋未嘗恭默思道也然宣室遠召則賈生亦在夢寐間惜乎未見其用亦以嗇於齡故知傳岩見夢大關商家氣運乃是後天禍兆

酒之爲物起風波於樽罍之中最沉溺人者也仲尼尚以酒困爲戒則知移人尤物不獨少艾然能好善言則自惡旨酒矣

嬰兒之嬉笑草莽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簪則胚胎然動則皆詩矣桴以蕡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簪則涓勺然文則詩不可勝用矣

孔子不飯盜泉之水惡其無廉名也曾子不入勝母之里惡其無孝名也孔廉曾孝天植其性觸不羨之名而惡自生焉人當從觀省處入善

人之一身所居不過一室所食不過一飽所服不過

一燬近時奢靡成風凡宮室服食爭趨淫巧豈知濫費則暴殄天物過享則受福有限禍敗隨之理勢之必然也

蔡虛齋與姚德輝書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今年且三十矣柰何昔項羽之拔趙也旣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之由此遂霸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勇往直於死中求生是亦學者所當師也

聖祖高皇帝製木鐸以孝順等六語使人徇於道路又製畫角使人播於麗譙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

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
難無非欲天下臣民爲善去惡謹始慎終真聖人之
言也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君子於口之出入可不慎歟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侮
辱猶是焉雖曰無妄之災自治之功不容已也
人能改過則善日長而惡日消矣人能安貧則用常
足而體常舒矣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說行而
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於人事獨委焉

不亦惑哉

天道好還善必報之以福惡必報之以禍釋氏輪迴報應卽此理也

詩云至於太王實始剪商乃言商當太王時漸入衰亂而羽翼已剪朱子乃添出一志字則太伯果不從太王之叛亂耶

子貢欲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可見活變處學者處事亦當體此

劉屏山以不違復爲平生三字符復者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

大風歌則思猛士拔下歌則惜婦人劉項興亡之幾
決矣

抱朴子有詩聖有文聖有酒聖有草聖有摹聖有醫
聖皆言其至也

余同年方矯亭嘗云小人之心如虎狼蛇蝎殆又甚
焉虎狼之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也深避
而豫防之故弗及矣小人之心如虎狼之忍而其貌
則驕虞也如蛇蝎之毒而其言則鸞和也君子不知
其將害已也而狎之鮮弗及矣

鄞張甬川余鄉舉同年也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一日叔因宿逋願售甬川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其父洞雲公公潛然淚下甬川問故公嘆曰吾想至日折彼屋以堅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甬川卽還其券價亦不取賢哉父子可以風薄俗矣

古人有言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途吊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祝虛齋先生之隣莫姓者嘗欲售屋先生固止之且

周其乏常云我能顧卹隣人卽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爲我有哉今之處隣者必欲吞噬爲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也

孟子書文字極好看一難一發一放一收深有文法將白文讀熟詳味自有貫通處老泉批點宜哉

孟子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此等文字多少簡省今人便說不出

余受學祝虛齋先生之門嘗脫妻簪珥爲脩先生受之旬餘一日出謂余曰汝所當成就者若吾利此物則汝他日必利人之物而不肯成就人矣視今之較

銖兩於師弟間者何天淵哉

詞之贍麗四六爲勝若氣舒近古則散體更優如今之時文非垂遠之物但藉以出身可也所以韓歐二子之文爲最丘文莊爲祭酒議欲復古而未能

谷神言山谷中響應處便有神妙如此間打一下彼間便應故曰神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誠玄乎

祝虛齋先生嘗領命開河自海之沙岸至巨浸相絕四十餘里令先築兩旁岸及後通各處水來攻兩旁岸之中其勢一瀉巨浸遂通借水力以去沙土其妙如此考工記曰善爲溝者水嗜之

卷完

春雨遠響

春雨閉門良朋偶至雅談終日無非金玉之音退而紀之用志毋忘逸響云爾錢塘田藝衡子藝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恠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
造化之神

隼雖鷙不能攫鳳虎雖猛不能搏麟人患不麟鳳若
爾于隼虎何患哉

周公吐握以來天下之士今則州縣之官尸于位士
有自至于門墻而不得一見者矣或有見刺而詭却
云飲食沐浴者矣誰能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也
哉夫以守令尚如此又况于元聖之德叔父之親冢
宰之尊者乎吁世道人情兩可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教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教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鞍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鞍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耶臣將結之耶一舉足而見之矣噫

進速必退成速必敗易曰咸速也貞者所以善其速者也言久必錯步久必弱易曰恒久也貞者所以善其久者也

正月之令以東風解凍爲始十二月之令以水澤腹堅爲終天地之啓閉皆繫於水故曰天包地水包天極浮水中水周極外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魄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泯矣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天道體明而用幽故其福善而禍淫也草草而昧昧

人道體幽而用明故其賞善而罰惡也默默而察察
短狐射光而病瘍蚌蝦溺影而成疾此有情而無情
也梅子望林而止渴木瓜呼名而緩筋此無情而有
情也昆蟲草木果知覺耶人之與物果感通耶氣耶
理耶孰居解耶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
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五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

學山

大乘遺響卷

三

棠號

郎名丈夫此心性之學也性統於心故達磨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所謂郎本相而尋面目也其曰妙性本
空無有一法可得非心之虛乎又曰一切萬法不離
自性非心之實乎其學可謂體用合—者也

斃从敝从死也驚禽之美者人烹之鼈介之美者人
庖之幣貨之美者人貪之物各以其美斃此字之所
以从敝也人心雖靈溺于物則敝故曰慾至於眼目
手足皆有敝故曰瞽曰擊曰斃

夏禹受禪而迅風偃木惡其忘父之仇也周成受讒
而大風拔木警其忘父之恩也風木同象父子一體

感則相生逆則相什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
不善用則死

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以象太極之無爲也人之躰
其百竅之太極乎聖人虛一策以成化至人虛一竅
以養生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
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聖人孰不願學也貌不爲聖人而心爲聖人善學也
貌聖人而心盜跖者其今之道學之士乎

天地之氣亂于春秋之世而正于孔子之身

以色列曰妬以才曰忌吾聞倉庚可以止妬矣欲止忌者又何物哉嗟乎不烹麟鳳以食之其忌不止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感之如是可爲了死生者

螽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卷完

東溟蠡測一卷

嘉禾見川李儒烈

夜氣卽一團元氣人若保養得好天真固而天德可達

或問曰心可斂乎曰可虎豹在山猶可攖之况心是自家物如何不可收拾纔收拾卽此而在矣

心者吾身之主身之動罔吉心之弗端爲之也魯頌曰思無邪可不慎與

赤子之心純乎一元旣而突弁始二其天學而盡性可還其本然

一心不可二用猶一斧不可削二木也蓋心一也而

學山

東溟蠡測卷一

一
丁

推號

二用之是二其心矣心有二乎哉吾知無是理也人有恒言曰天自天人自人上下不相關也豈知一心可以貫天人乎果能以天心視吾心則天人便不相遠

天人之際未易名言惟靜觀之自見若一念爲善便是天一念爲惡恐恐然畏人知便是人故曰察天人之際者存乎心

惟靜可以見心惟靜可以見道惟靜可以見物默坐細思量萬事萬化都是此中流出

伯起畏四知自我觀之只畏一知吾人所畏惟天而

神卽天天卽心人已之心更無二也若不畏天知則
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爲故曰欺心者欺天古云真我
師也

人而不學猶夢而不覺也讀書窮理所以覺五夢也
是學也者真夢覺之關乎深體之可見

義公心也利私心也然而有義中之利利中之義者
可不察乎如爲已是義一有爲已是心便是非義如
爲人是利苟有爲人利物之心便是非利故曰無所
爲而爲者存乎義有所爲而爲者存乎利南軒義利
之辨意示如此

余嘗登書樓越級而上反蹶焉歷階而進裕如也因歎進學之道猶是矣欲速者不達循序者有功此之謂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也聖也賢也士也其心一也余嘗曰三希只一心外心而希者難乎爲希矣讀書以窮理亦所養心苟讀未到怡然冰釋渙然理順處道理終不爲我有雖五車三峽亦何益哉

作文所以代聖賢說話當味聖賢所以說此者其意何如乃爲有得苟不得其心而徒以訓辭釋字爲主何雖筆掃風雲詞聳月露亦贅疣而已

宵練匣一卷

靖江近齋朱得之本思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卽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卽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界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

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墮然其氣之最龐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彙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失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

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畱者光陰也不能暫畱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耻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
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
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
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
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
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
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

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賤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糲縑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戌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卽不忍爲

人無善可爲只不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完卷

臯言

故城東田馬中錫天祿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與張儀是猶捨照乘而玩蛻丸不智甚矣惠王旣卒孟子去魏而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旣去魏何以爲國樂未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蓋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滅繼絕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爲一薛公而已哉王者之佐有言無位宣王不得爲桓公矣况湯武乎及其致爲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學山

卷之三

菜號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劉靜脩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語吾不敢謂盡然晦庵誠大儒然遂能極盡周邵二程之學而一以貫之乎抑揚太過遂啓後人之疑况橫渠張子平生規矩謹嚴踐履篤實乃不宣數公之列千載寧無遺憾若於周邵二程之下繼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未知可否先儒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愚以為所謂集大成者非謂其遂能集周邵程張也蓋謂南軒東萊廣漢鶩湖之屬耳幸明哲之教我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養于西伯意氣孚合
久矣然太公佐文王伐紂伯夷則叩馬諫武王太公
竭力依歸以樹勲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豁憤恨是
何大異也蓋太公救天下之大亂而申稱事之權伯
夷謹萬世之大防而遂匹夫之節易地則皆然

屈原楚之宗臣受懷王之任王西行蹈虎狼之秦原
當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死與死
可也夫何後主放逐江潭卒至飲恨溺死使移所以
葬魚腹者而葬之於虎闕則得所當死之地矣

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己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

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已之不傾乃不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爲太師樞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真可惜也

朱子卦變之說漫無根據近於傳會蓋宋熙寧元豐間有鄭夬者曾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

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玠者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筆之於書必有天譴吾因達是動遭坎軻恐亦不久於世已而鄭與秦俱死此卽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晦庵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卦變之說如此而夬與珍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霍光於昌邑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襲遂猝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質朴猶可為也在

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墮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乏輔弼之良而視如玩物去取在掌握間後世董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光實作俑赤族之禍萌於驟乘空哉

洪平齋云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不特爲世間一佳對句而抉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非世間言語矣嘉哉平齋之善言也易曰七日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來復及七爻爲七日之象是固易道之自然究而論之自夏

至至冬至凡七月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凡七時一日之復也以十二支記之自午日至子日凡七日一月之復也自午歲至子歲凡七歲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而七日其定期不可易也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或自中孚起卦或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橫設施無不可觀大易休咎寓彌綸之道於策筮之中洪範庶徵建皇

極之中於兆象之外故在易非中正惕厲不足以得
吉在範非肅又睿哲不足以得福卽天以驗人神道
以設教此聖人之書也今諸小道家淺陋無理葬得
善地雖殺人巨盜亦可獲福課得美占雖弑父與君
亦無大害傷教敗俗莫過於此蓋有不待攻而自破
者自不察也愚人固不足責儒者亦酷好之不希蹤
於盡性之聖人而一聽於渺茫之術數惑之甚矣賈
誼謁司馬季主外龜蓍而論聖賢楊雄從嚴君平依
卜筮而談忠孝如此庶可雪易書洪範之恥

宋王介甫創新法貸本收息得周官救荒之遺意

約言

亳州西原薛蕙君采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舍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學山

約言卷

一

丁

董號

太虛之中一理苟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
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
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爲言之
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
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
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
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非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
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
言內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虛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
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
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舍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舍養性
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
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
學於是乎不傳矣

人之生也惟此心爲屬已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
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

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喪其本心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抑末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客感之跡爾世人以知爲大聖人以無知爲大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衆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

是以知世俗之日凌夷也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天下之事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何思何慮不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無言溺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庶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己得自己得失自

已失莫非已也求諸已者明求諸人者惑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

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
猶不用賢也

乞墦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墦之心學者或有之
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未嘗有是心則善矣
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

本

學問之術多矣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學者天下之理舉一以蔽之矣

涵養本原窮理在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易心視之也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

人能去私意卽與天地無異

上蔡曰人誰識真我何者是我理卽是我至哉言乎學者所空盡心也

學山

約言一卷

四

丁

重號

天人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一理也不能窮理焉知其爲一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師者人之大不祥也

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

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

默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卷止

海涵萬象錄一卷 四明南山黃潤玉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而能如人心震怒也

予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于內用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卽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天地間一氣右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轂之中轂轉運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漸

急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

右字疑左誤

星必日暮而見故月令中星候於昏也

星土猶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星象此制始於周未蓋天象圓轉不常難比地形一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云矣論星土者何汨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一行云家各有分星之譜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雪凝爲云出冰消時云出霜結成云出皆陰數也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
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
腎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
口橫而睛舌凸動而陽也腎屬耳肺屬鼻反動而爲
陽肝屬目脾屬口反靜而爲陰心舌居動靜之間而
心聲形於舌舌音發于心是心舌者又一身之主也
然頂圓而頰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
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
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示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楊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人身中二氣氤氳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間二氣氤氳而降雨露在天神示莫知其然

陳北溪云樂以祀神禮以祀鬼此言非也樂記論聖人制作禮樂合於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卽爲樂樂之節卽爲禮鬼之伸卽爲神神之屈卽爲鬼禮樂是政之張弛鬼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

和當節不節則違禮樂當屈不屈當伸不伸則違鬼神可不慎乎故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妙用也

鬼神無形聲漢武帝見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恠燭理明則鬼恠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

說

凡人有生精氣神三者而已天氣周于一身而心窩之氣獨虛精聚于五臟而心窩之精獨秀神發于七竅而心窩之神獨靈蓋所謂心乃神明之舍也然孟子所謂操存舍亡者神之所爲也神之出入其妙無方要必敬以存之則不放矣

人身卽小天地也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凡人之臟腑十二終有病則面色因之而變常猶岳鎮十二州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

面色易形故以養心爲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
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
明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
則四者無僞也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爲兵置屯田以
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狄突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時其弓勁清
野以待去則勿追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蕪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人家中饋必媿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吾夫子專主易而云爾故說卦傳天地定位等句先天之學伏羲則河圖之卦位也帝出乎震等句後天之學文王則洛書之卦位也觀戴九履一是坎離之位餘位皆然

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問學之宋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

七篇擴堯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莊子逍遙一篇安於所寓也

文中子判心跡之言恐集者誤也

孫子十三篇空分經權爲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以上謂之經以下十三言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脩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得之輕命其語棒棒見血必商周時人所作讀者試

詳之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變蟋蟀及其變盡了乃是化故曰化生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乎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慾腎水自足人類正生本乎天也植物倒生本乎地也動物橫生清濁之氣溷也

類博雜言一卷

鄆縣蒙泉岳正季方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夫道縱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必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百家之說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若夫二氏則操緯以遯經夫操緯以遯經者逆也守經以用緯者順也本經以致緯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

不倍順者不得不公公私不兩立逆順不同科外百家闡二氏勢也毋恠乎其然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成崇意藏於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於肝是爲魂傳而至於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而歸於肺是名魄歸而至於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

知無所與能復藏于脾矣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醫者先生寄焉學者之心主於愛愛仁之用也非仁之術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虛乎巫者鬼神交焉學者之心主於敬敬禮之要也非禮之方乎盡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僞乎兵所以定暴亂

也學者之心主於制制義之施也非義之技乎當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卜所以决嫌疑也學者之心主於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醫神農作之矣巫周公官之矣兵黃帝謀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者非其流之罪乎按磨道引服食醫之流也祭醮符籙呪詛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讖緯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星官之書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衆星者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

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其曰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

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可謂尊矣其句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帝釋之者謂其主御群靈執萬神圖夫一宮豈容二帝哉蓋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噫作星野也者其知道乎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尻也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脈也岳臟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咤也潮呼而汐吸也晝

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者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臊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爲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爲陰之終震巽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搏恒益起意意中也萬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爻于陰也坤右轉陰進合于陽也陰陽

交萬化生也

陽屬萬化動者也動者變陰屬萬物靜者也靜者定
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
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
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乾爲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爲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
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爲地地之用水也
故坎爲水水之出也源於山其入也瀦於澤則艮與
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七乘而四

十九大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爲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陰含陽陰外而陽內有陰卽有陽皇極經世自二而四以四爲極蓋二含一一分二二分四是二成陽旋陰化易也陽分陰陰此而陽彼離陰則無陰太玄自三而九以九爲極蓋二離一一乘三三乘九是

有施而無成非易也玄知數窮於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玄不能必傳也空哉

天下之事有無動靜常變吉凶邪正虛實上下左右前後內外小大長短厚薄多少精粗淺深闊狹輕重尊卑繁簡遠近肥瘦誠偽是非利害往來屈伸純駁曲直善惡妍醜得失逆順同異彼此開闔呼吸張弛勝負凡對待者二氣盡之矣五數五方五運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皇五帝五神五性五倫五事五體五官五臟五液五蟲凡屬五者五行盡之矣

卷止

醫先卷一

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病易而無述治已病勞而罔功是故未病者多忽而已病者始求諸醫醫雖良其如病成何膏肓之諭惜也自秦以前墳典完備學出于一養德養生無二術云秦以後坑焚燼漸幸素問猶傳學者棄而不講目爲偽撰蓋不知多參贊至言非聖弗能也矧天子以至庶人脩身爲本豈有遺身而能用世邪是在辨之早焉已矣于是作醫先蓋先未病而醫之不施餌劑砭針同躋仁壽之域覽者庶以監予之心豈曰不爲

良相當作良醫云爾嘉靖庚戌夏五旣望海鹽沂
陽生王文祿

沂陽生曰養德養生二而無全學也矧天地大德曰
生今以養德屬儒曰正道養生屬仙曰異端誤矣身
亡而德安在哉故孔子慎疾曰父母惟疾之憂教人
存仁致中和孟子曰養氣持志集義勿忘勿助是故
立教以醫世酌人情而制方周末文靡則僞故存仁
戰國氣暴則盪故集義存仁完心也志定而氣從集
義順心也氣生而志固致中和也勿忘助也疾安由
作故曰養德養生一也無二術也

岐伯曰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化生精精生氣氣生神黃帝曰予知百病皆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熱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久氣不動何病之生沂陽生曰養生養氣養氣養心養心養寡慾寡欲以保元氣則形強而神不罷若形壞則神不存神離則形不固形譬燈缸盛油神譬燈油燃火搖翻燈缸則燈油瀉矣乾燈油則燈缸裂必形與神俱卽覓覓足榮衛調夫榮血也衛氣也氣以衛血血以榮氣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

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沂陽生曰神氣之旨妙哉在心悟之而已

男子以氣爲主故賈右手脈盛女子以血爲主故賈左手脈盛然人之身氣爲衛血爲榮無分男女皆以胃氣爲主故曰得穀者昌絕穀者亾沂陽生曰胃氣者中氣也慎言語則中氣不散而上越節飲食則中氣不滯而下洩故易頤象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頤者養也養生養德其可舍諸東垣李杲專主脾胃制補中益氣湯且作箴自警知本哉

沂陽生曰甚矣精爲至精之寶也故岐伯云精者身

之本也是以精枯則病精竭則死夫勞極則精罷思極則精離飲食少則精減房欲頻則精耗試觀樹木撥皮膏脂則萎枯矣夫人曷可妄用其精哉故曰精不妄用則氣不散氣不散則神不移又曰息不可用意不可動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精亡道德經曰致虛極守靜篤谷神不殆是謂玄牝

黃帝曰地爲之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沂陽生曰勝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夫地卽血天卽氣天包地氣載血今人骨肉臟腑皆血也魄也神靈運用皆氣也魂也

人死乃魂去魄存氣散血尚聚也是以養氣世降氣轉耗也朱丹溪乃曰氣有餘血不足藥專補血夫氣有餘邪氣也正氣何嘗有餘岐伯曰人以胃氣爲主甚矣養氣也

補血用四物補氣用四君子夫四君子溫藥補氣正以生血四物涼藥未能補血先傷胃氣張仲景用人生新血陽生陰長也夫參色黃白色冲和若補氣味甘溫內紅潤若生血仲景得神農嘗藥之心者平沂陽生曰醫家論氣血二字卽儒家論知行二字氣血知行皆統于心一也用藥講學不得不詳分言之

豈可二之若冰炭也。

沂陽生曰。參者參也。名人參參三才也。諸藥以人參爲主。猶人以穀氣爲主。故御佳餚者必先飯。則油膩不溜下。而爲洞洩。諸藥非參。曷運行。但視病虛實。爲多寡耳。

醫者意也。度時致病者意起之。立方醫之。若天時聖教不同也。羅太無見元世。夷風奢靡。豐于滋味。濕熱痰火致病。常多故。授朱丹溪以清金降火之法。乃辟和濟局方溫補之。非矯之過也。夫局方熱藥固不可。丹溪專用涼藥。亦不可。况今元氣日耗也。用丹溪法。

治者多壞脾胃蓋痰生脾濕熱生脾虛必用東垣補脾法爲上是以醫賾審氣運察人情及致病之原丹溪曰溫補者非溫藥補之也溫猶溫存之溫沂陽生曰非溫藥不補予嘗服蔘芪芩米等藥則精神倍常服四物湯則否或作瀉蓋芍藥性寒能伐生發之氣當歸滑潤而潤大腸川芎走陽分而氣散地黃示性寒且滯涩而生痰服之若飲涼水多傷脾胃夫脾喜燥惡濕喜緩惡寒試飲熱酒啜熱粥面津津然色澤冲和四支舒暢使冷物則否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此之謂也

沂陽生曰養神之術去牽引而已矣牽如牽繩之牽
引如引弓之引舟欲疾必牽行之急矢欲中必引滿
之審繩斷則舟往矣矢釋則弓舒矣欲寡則神凝矣
大雅曰無然叛接無然欣羨誕先登于岸

沂陽生曰一切病皆生于心心神安泰病從何生不
觀農夫冒暑耘耨無暑病相習忘之也凡心動卽火
起外邪斯入矣是以養忘外

內經曰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沂陽生曰慎喜戒怒氣
調矣禦寒避暑形固矣心主之也苟能雖喜忘喜不
累于喜雖怒忘怒不累于怒雖寒忘寒不累于寒雖

暑忘暑不累于暑形氣豫全何傷之有非至人曷足語此

或問髮白何也沂陽生曰省思慮則心血不耗髮不易白矣蓋髮屬血也問鬚白何也曰遠色慾則腎精不耗鬚不易白矣蓋鬚屬精也又問年高則形容老何也曰心爲形役有耗無益是以易老若能一切忘之則身且忘矣况年乎故曰天若有情天亦老天之蒼蒼者不變則人之形容鬚髮亦可以無變也司馬子微坐忘論欲法太虛云爾

沂陽生曰心火不炎則無瘡瘍諸疾戒暴怒則無中

氣諸疾夏至陰生絕慾至秋分則無中暑瘡痢諸疾
冬至陽生絕慾至春分則無傷寒瘟疫諸疾此謂順
天時法陰陽以自固求子則子壽養生則生怡

褚澄曰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心以役氣肝
則氣常生心虛氣入爲蕩肺虛氣入爲喘肝虛氣入
目昏腎虛氣入腰疼脾獨不與受食不化氣將日微
安能有餘以入虛沂陽生曰脾之繫于生人大矣思
則傷脾多食則胃塞而脾不能運亦受傷是以養脾
者養氣也養氣者養生之要也

褚澄曰咳血飲溲溺則百不一免服寒涼藥則百不

一生沂陽生曰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褚氏聖醫也故表出之以爲醫者法

沂陽生曰卓哉褚氏之見道也悟五運六氣之非且曰大撓甲子皆志歲月日時遠近耳配以五行位以五方皆人爲也齊有此人過宋儒矣

養耳力常飽養目力常瞑養臂指常屈伸養股趾常步履夏臟空涼冬臟空溫背陰腹末雖夏空溫胸包心火雖冬難熱沂陽生曰節宣參贊以位育吾身在審之而已矣

沂陽生曰心血方寸甚幾者曰晝欲火煎熬桔

殆盡則神不能器非時時靜養之烏能延生當念夜氣滋息而慎之以保命為要可也

沂陽生曰六氣不侵七情無擾清虛恬靜之日日日如之則病安從生不變不動而能忘之則忘日忘年壽與天地等而不老矣形安能槁奈何至易而人不肯為日自戕其生理也蓋慾火炙烈每日暗損一分不覺積久損多矣以原稟厚薄為壽之修短也

參元朱子曰精字氣字從米是精氣皆資于米沂陽生曰人以穀氣為主是以得穀者昌絕穀者亡

參元朱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于火沂陽

生曰病字內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內火盛而外水微
且相間隔則病水火既濟則無病仙家火候火降則
水升水火一也偏之則二二則爭

沂陽生曰治工鎔金鑄器必鑪範俱熱炭火焰紅一
鑄而成無空缺不完之隙使一有不熱透縱成不完
也今鑄人者可不鼓動天機陰陽活潑而妄施乎
無病女子經絕一日男子夜半子時陽生交感投虛
之法血聚精成男褚澄曰陰血先至陽精隨冲以血
聚精成男沂陽生曰成胎者氣射之也而神從之蓋
精生氣氣生神精足則氣足氣足則神足

猫犬麋鹿必春時孕尾積之一年施之一旦未見有不育者况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亦乘發生之氣耳沂陽生曰人求嗣者男女無病十月陰盡陽生時遠房室絕嗜慾以待來年春仲交會得之必男必壽蓋曠久情濃積久精厚陽盛必男也得胎後不可再交不動慾火必無痘瘡之毒靜養則它日德性聰慧沂陽生曰觀獸交有時當積精全神以豫養觀鑄金之足火力當臨期起興之須濃

甚矣豚肺之難也王叔和肺經左手寸心小腸關肝膽尺腎膀胱右手寸肺大腸關脾胃尺命門三焦五

臟六腑脉之定位也重按爲臟臟者藏也輕取爲腑腑者附也一指間重按分浮中沉輕取分浮中沉一部又分浮中沉數息且分至數何微乎楮澄尊生經男脉一如叔和女則左手寸命門三焦關脾胃尺肺大腸右手寸腎膀胱關肝膽尺心小腸男尺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尺常强大太陽心火之位也沂陽生徧考方書悟褚論爲精男女陰陽分也姪則男抱母女背母弱則男面覆女面仰男命繫腎衰自下始故小腹先垂女命繫乳衰自上始故乳房先槁雲間儲氣柱疑篇同噫膺醫渾醫先者可勝言哉

一卷完

青巖叢錄一卷

烏傷華川王禕子充

緯書漢儒以為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
災紀曆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
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燧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
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
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

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

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為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

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着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
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
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
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
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茶羅法事大智道氣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
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
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
是爲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

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顥其說乃大備顥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湛然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首之宗瑜珈久亾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闡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鴻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鴻仰之宗惠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為桂琛

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介介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云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

復別以法華闡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丘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

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柄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老子之道本於清靜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爲君曹操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

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爲服食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

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禛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僇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

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
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
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
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
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為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
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
中鄙亵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
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
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孰是

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未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

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辿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術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

言質與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泊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冰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冰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

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于金方
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
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
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
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
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闡
與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
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秘
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
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傷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爲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

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
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
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
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學山

青巖叢錄卷

十

盈號

卷完

學山
青巖叢錄一卷

十
盈號

凝齋筆語一卷

南陽王鴻儒懋學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己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

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為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爻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

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
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
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
謂電卽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云

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剥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剥廬上九亦變而爲陰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爲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墨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爲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亾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

學山——大凝齋筆語一卷

四

吳號

觀左氏石碏之言新間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
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于事親事長而幽極于知性知天下
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
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
道之論乎

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
因知天罡卽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卽今之北虜也

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掌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

學山

凝齋筆語卷

五

十一

異號

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凝齋筆語卷止

侯城雜識一卷

天台正學方孝孺希直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賢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

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賚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已及物而仕樂也適已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亾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達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

聖古之治猶陶瓦而聖其成鴟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止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額

頷然循循者善之徒頷頷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賢者非至賢也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賢學賢要慮賢遠信賢篤行賢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平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

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

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
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
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
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
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
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
未聞鄙木者之儻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
詐也寧木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賤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

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簾也故枕凶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脩德脩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

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謹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賢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達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平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

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

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免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彊益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奇子雜言

奇峯楊春芳子舍

顏淵問仁孔子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細密也問爲邦孔子教以四代禮樂何宏大也使其任伊周事業恐倣不來終是純粹氣質

曾子治世用人理財盡之矣子思治世九經三重盡之矣曾子得其要子思識其全

季氏魯強臣衛出公無道諸侯當冉求仕季氏子路仕衛孔子豈不能止哉其用意亦微矣

觀陽貨好從事而亟失時等語不數句章法句法已備其詞辨其理直亦文足以飾奸者也有才如此而

不善用惜哉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多以四十爲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孟子養得浩然之氣故富賈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說大人則藐之豈養其氣哉養其心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工夫亦精密矣孰謂氣象之巖巖也

天地間人與物奇數多偶數少本陽數多陰數少也陽主生陰主受故陽多陰少

古之同姓名者多如武王臣南宮适孔門有南宮适鄭行人子羽齊有行人子羽往督學取士校書至閔子馬以馬字誤騫學不可不博也

鷹雖鷙悍高飛不加大鵬上能攫大鵬下者氣制之也故曰禽之制在氣良將用兵能鼓三軍直前克敵者豈徒號令嚴明哉亦氣足以帥之耳

婦人首飾金本賚重又加珠寶示華美矣復厭常尚玉况碾玉多珉石價反賚于金是猶真才不用假者多得銜售也可嘆哉

春秋惡世官愚謂史官不可不世也史不世官班馬

復生不過傳聞往代近習一方而已先朝典故尚未
核真况求董狐之筆乎

成問 今代人才不及宋室何邪曰天地生才有數
革除忠節盡矣嗣後振擅權人才銷鑠吉祥又銷鑠
之直又銷鑠之瑾又銷鑠之嵩又銷鑠之人才何由
盛邪

弘治間振復古雅如李空同何大復者詩文宗匠不
選翰館何邪嘉靖間徧訪將材如劉誠意者挺身平
亂不授閻轂何邪

聖執中儒致中仙守中醫補中其要一也

人生或軀長十尺或力舉百鈞反觀內照一氣呼吸
云耳生呼吸間宛亦呼吸間何其微哉

夫精生氣氣生神故學莫先乎養氣傳曰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彼竭我盈克之故善師者不可不養氣也
易曰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善爲國者不可
不養氣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
非氣乎孟子養氣之言大有功于聖門

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心不聯屬氣不貫通也故有
元氣焉有神氣焉培元氣仁也振神氣義也

舜臣五人禹稷契後皆王天下臯陶之後封英六楚

學山大奇子雜言一卷

三

潛號

商臣滅之伯益之後封秦呂不韋絕之豈臯陶作官刑絕人之後伯益焚山澤殄天之物故邪

宋多人才漢唐皆不及者蓋宋之待士其勸恤也重其黜逐也輕如有慶賞蔭子及甥有罪止貶竄鞭朴罵辱不及焉此雖垂亡得養士之力也

竹下寤言序

王子世廉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隅海之濱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箴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辨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瞻遠仁足以澤周若世廉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廉懷我十年訪予五柳陶酒相命牙琴遂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馨如蘭也披予所撰詞無往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輿脩躬者之龜

學山

竹下寤言序

一

丁

龍號

學山
竹下寤言序

龍號

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悚
賢子善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
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
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自
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嘉靖丙申十二月望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竹下寤言卷一

浙嘉郡海鹽王文祿世廉

予居後葉芸樓前有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談或游於藝籍或靜而思恍然有覺卽錄數言聊以舒適也題曰竹下寤言此夢寐之見未敢爲真用就有道者正云嘉靖壬辰書癸巳仲春梓

天中篇

廉子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故賈執中執天行也元氣至明而已矣日純陽之精也其明寓焉月純陰之精也受諸日星辰水火亦然人者陰陽之交天地

學山

竹下寤言卷一

一

龍號

之心也故其明與天地並而其所以明者無聲無臭性之原也故性之命于心猶燃燭于燈籠之內眼耳鼻口則燈籠隙處露其光爲視聽臭言惟在見性

人得天命之性以爲人猶以地建屋形分而各私其身猶墻築而各私其家噫形消而性同也屋折而地同也相爭相欺相誇正所謂自爭自欺自誇耳

人之生也猶星之明於夜也其死也猶星之晦於晝也星未嘗無也晝夜異耳全神則無死生無晝夜

典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欲不朽得乎予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蓋曰

先天地生無形寂寥萬象由主四時不凋又曰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不朽

蠶時聞戴勝鳴曰劄山一作桑看火于是悟六經不必
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
鳴于蠶時秦始焚書能焚人心哉

住天地之氣者乃不遇之賢及不盡用之賢不遇而
慍則不能住用而爲應迹則亦能住若皆碌碌名利
之人則氣趨于濁渾沌近矣豈復有再開闢乎蓋以
天地生人必有不齊或遇或不遇或盡用或不盡用
然其應迹而不慍不可不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蓋言性情也主宰天地而運之也
庶子曰人者天地之影蓋言形體也條有條無本來
天地自在而有無皆無與也是故合心與影而人
始全然心未嘗無影影未嘗非心一也

人之生也如風之偶入竅而鳴耳所入不同所鳴頓異風一也豈可以入之鳴之而分彼此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卽有物有則之則則卽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言天之性而未引此以結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申告之也然中庸本爲下學而作誠之者之事也非

別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之凡言誠者爲誠之者立法耳子思接堯執中之傳中庸孔門元神云

仙家九還丹之說卽人心道心相勝負也夫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太虛之體也九還者復其太虛之體也若言十還則人心道心竝立矣還卽不違復復其太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懼忻則通通則泰泰卽治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卽亂此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以平其心尤懼其未也詩以詠道之樂以宣暢之無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陰符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蓋

言人心也一言遡殺機竊生機反覆交泰云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陰陽相操而萬物生其序如四時之行其類如五色之別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昭烈之于諸葛孔明類同序同同生而遇者也周武之于呂望類同序異故生不同而遇之遲魯昭之于孔子類異序同故生雖同而不遇其類其序皆天也定於生之初也故曰天作之合

太上復性其次固氣其次建事其次脩名其次聚財清濁不同心一也惟復性者至誠無息神妙無方太初渾然一氣而已氣積久而理顯于是天地定位人物肖形譬則木拱而紋生也夫有氣斯有理合理與氣而後有象有象斯有數其細分而類應之象者氣之象也數者理之數也天地人物而象成定位肖形而數出

一代之興亡必有一大屠戮其間虐政淫刑夷狄寇盜災荒各半民不堪命甚矣噫前之祖宗既懼之後之子孫又不能免也思之可爲戚心果何術以救之

有志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故內典曰小劫有三一饑
饉劫施食衆生可免二刀兵劫不殺戒可免三疾疫
劫殷淨心可免一切心造劫與免何莫非心

天地一次開闢其始開闢終渾沌中之巨細悉咸定
于開闢始夫人之自生至死亦然是以數學非前知
乃知已定之數或曰天地其勞乎抑孰爲之主也曰
理也試觀之木幹之紋理是幹枝之紋理是枝旋轉
層疊極中爲心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或曰太
極易繫始言之後儒若指爲一物可乎曰非也强名
耳指理之至極言之也或曰數已定人何必爲乎曰

人之爲之定數使之爲人之不爲定數使之不爲非人能爲也曰細曷能知乎曰試觀之曆千萬年之遠自毫釐杪忽始若差此則餘咸差矣可昧乎是故一刻卽一時一時卽一日一日卽一月一月卽一年一年卽千萬年以至無終之年故曰一貫

伏羲理聖黃帝制聖堯君聖舜子聖禹稷功聖契教聖皇陶刑聖太王父聖太姜母聖泰伯伯夷兄聖季叔齊弟聖文王臣聖太姒妻聖湯武武聖周公文聖孔子學聖聖極也心一而已天命之以乘時立極若春夏秋冬之運行

鄉愿今何有也滔滔罰夫乎不必先言聖賢之學當先去市井之心噫物欲之迷如埋于萬丈紅塵之中須鼓剛風以扇之則青天白日胸襟曷可忘也

夫仕與隱若陰陽晝夜然故堯舜不尊巢由不卑竝行而不相悖其道自當有此二者不可強而爲一而亦未嘗不一故曰有真隱而後有真仕真仕與真隱一也

藐然之身在天覆地載往古來今中渾渾濛濛譬則大夢信夫是以毀譽褒刺者夢中說夢也榮辱得失者夢中做夢也何人是惺人何處是惺處何時是惺

時而與之明白折衷哉一切付之不較可也

應述篇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于身無所關涉舜禹有之亦暫主一時凡其有爲皆應述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后稷曰纘禹之緒合之只爲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誰念哉亦可以見其配天之德皞皞如也

伊尹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義利之辨嚴而志氣清明

自能洞照困窮之態而切憫惻之心以急救拯之力故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孟子先義而斥利

箕子真聖人立萬世處亾國之法後被武庚壞盡此亾國子孫之無噍類也噫興亾常理必須處之得宜若專務滅人祇自滅耳

周公遷殷民于洛邑而化導之所以平其憤怨之心而開泰和之世是能通幽明之故而推不息之仁周祚之靈長也有以夫

麥秀之歌黍離之詩殷周一律也湯武應天順人之

舉亦必至此篡筆謀奪者枉費心哉

后羿距太康于河意如逐魯昭于晉而未嘗篡位稱制焉何也蓋尊君卑臣之禮未甚如秦而君臣同體也故曰以瓦注者安以金注者危

荷蕡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楚狂接輿晨門微生畊凡七人是謂隱聖完其真性泯然與化俱往非有先天之見者烏能哉

周衰而列國強越禮凌分暴虐甚矣惟秦後興乃命之以削六國云國削而秦強宗室大姓暴虐尤甚于六國故命商鞅以治秦其見而鞅入除舊布新之象

也暴虐者誅夷殆盡再用之則及無辜而傷好生之和于是車裂以殉夫生鞅者天也所以止亂也殺鞅者天也所以開治也天心至仁至明至公何嘗無意于民哉但違天者之自取耳

發義帝喪此狙詐之謀也羽滅而義帝生存沛公獨能北面事乎蓋劉項之始事也以人心憐楚無罪而滅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公然良知劉項之心乃不言耳論心不泥其迹此所以爲人傑也若董公者竊窺之自以爲奇計其秦之遺奸歟綱目書討項羽是以成敗論人而爲沛公所

欺豈得爲推見至隱如春秋之公平

范蠡張良功成身退立萬世謀臣之法烏盡弓藏勢也不特勾踐沛公萬世人心如此而已况謀臣之可疑者乎但天生才而必使之用世有是謀而不忍秘效用之以成其功功成身退可也若糜于好爵安能保身哉

陶靖節撫無絃琴先天之見萬古一息之意殆廬山聞鐘之後乎梁昭明曰誦其詩令人起塵外之思誠知言也詩必見性可以興有本者固如是夫

太宗真英雄也起事時高祖已云化家爲國也由汝

喪身亡家也由汝天下既定宜卽尊爲太上皇足矣
又尊之天子又讓位于建成建成庸才也以魏徵之
賢不勸之返位而勸之立功陋矣觀太宗之才而所
收之臣豈人下者乎嗚呼好名之累而客氣掩之無
開心見誠之舉乃釀成蹀血禁門之慘也

肅宗卽位于靈武乃處變之權新天下耳目以作式
微之氣真肖子也後世責以不受父命而比之于篡
是法春秋而刻者

三代以上無黃巢之亂蓋以鄉舉里選之法行而野
無遺賢此萬國所以咸寧也是故伊尹遺而湯舉之

桀壞夏法也姜尚遷而文舉之受壞殷法也傅說遷而武丁舉之殷中衰也是故得賢則治失賢則亂今人但稱韓文而不知其所以爲文觀其友賈島于馬前推敲間容劉義之取金繙繙于故人鹽米之乏是高士也文其緒餘耳後惟蘇東坡其庶幾乎若非超世之見出塵之思養浩然之氣者烏能得其文之高徒爲塵腐之談耳安可謂之文

韓退之論行道得位未見其行道董仲舒賦不遇遇亦恐道未必行是以行不行繫乎天知天者有取于邵堯夫若謔然嘆行道不遇殆立虛名富譽耳

韓退之學不如柳深柳子厚氣不如韓達韓詩優于文柳文優于詩韓不能賦柳詞賦之才也若論其世柳非黨伾文伾文援柳爲重韓之求薦可耻尤甚于柳世以成敗論人是以知柳者鮮也

宋朝多賢由數君待士之厚天乃降生之感召之理也譬諸待賓之厚而賓樂遊之詩曰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始以文王待士有以感召之終亦蒙其福也故夏商惟周人才之盛漢唐惟宋人才之盛秦政坑儒慘矣不二世而亡天意哉

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善居室也嘗曰世界尚有缺
陷豈得圓滿如意善居世也推此心則知足常安曷
有爭奪之禍雖然大塊浮泡耳

張世傑露香祝天天不佑宋何也蓋天意以安民爲
重以君爲輕况真主已生千元天意何嘗有華夷之
分安民則是矣若世傑生存必復立一主以爭天下
塗毒人命甚矣蓋世傑所知者宋之天下天意以天
下爲天下之天下此正所以爲天非不佑宋佑下民
也惟太王得之故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以去邠而
周祚興亦天意也

風水之說甚矣殃世也凡有善地不奪不厭不顧居室舊塚必得乃已噫今之奪卽後之奪也人稟天以生而徼福于地又徼福於枯骨誤亦甚矣以是地興以是地亡風水安在哉開闢以來生人多矣求塚之存能幾不過成蹊耳故曰葬欲速朽今爲風水之說者以大利欣人之心特誘人使安其親以免於水火之暴其用心仁矣不知其弊又殃世也

聖人哀有喪懼天災也尊有爵敬天饗也矜不成人憫天刑也是謂萬物一體天之心也吾人不能無笑幸褻慢之心違天遠哉

天下之人有四患難乎其爲生也是故死于酷吏者一死于庸醫者一死于飢寒者一死于力役者一四患不除生人其日凋乎有仁心者當推行周官之意而不使無辜之喪其生

聖誠篇

聖誠而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聖人也决知周末世亂不遇于君其周流列國者蓋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之明道卽行道非曰得君方爲行道惟儀封人知之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蓋木鐸巡路以警衆者無得位設教之義訓何鑿

也豐南禺示云

孔子好學之篤日見其不足卽文王之聖道未見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今人不好學而自足聖人太過以孔子生知而不好學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非謙詞也真不知爲生知知生知則不好學今有好學者亦覺愈不如人是以好學畧覺勝人則不好學論語註凡曰謙詞皆非也不特誤孔子爲欺人亦以誤後學之不好學

孔子曰我學不厭教不倦蓋惟教學半不倦卽不厭教卽學也好學之篤故商羊萍實謹聞而心通又曰

有顏回者好學未聞好學者也惟顏子之好學與孔子同故於其卒也哭之慟非悼道無傳以其無好學者與言學而吾學荒矣此孔子好學之心也若曰傳道孔子亦未嘗親受學于前聖則後世又豈無心相契而傳者乎

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事也註分未得已得非也蓋發憤忘食中就有樂以忘憂史記發憤上有學之不厭教人不倦二句足証其爲一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卽交與孔

子求切磋之益中行即聖人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狂狷其君子乎庶可以啓予者故思之正見孔子好學之篤

或曰子言孔子周流天下皆學也其曰苟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季有成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以行與言觀之行道也何言學也曰明德親民皆學也其用我召我者皆民也吾德之明而親民之德正所以爲學也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立教之原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知立君之原孟子曰故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是知立臣之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予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聖學密秘真訣世儒不悟舍之而它求謬甚矣烏得爲知類乎

約從絲從勺勺少也絲束縛也束縛至少曰約蓋虛浮盡刻而明覺常昭慎密也何有於失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卽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聞衛醞子路遂命覆醞蓋心無時而不存是以

機之活潑也

顏子以孔子畏于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于顏子卒而哭之慟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是謂真契立師生之極也

知譬則丁物譬則木致知在格物譬則丁釘木中故言在不言先卽中庸之明善洪範之思

有中庸則西銘不必作張子高處在正蒙西銘見稱于程子遂爲世所重噫知言者鮮也韓子原道乃原政比之西銘又天淵矣豈特宗祖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此謂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憾栽培
傾覆示何心乎

或曰孔孟之道至矣而終身不遇天其忌之乎曰不
然孔孟與天爲一天其厚之也今有友人焉偶值風
雨晦冥必援而止之曰是不可行也設於路人則任
其行矣孔孟之時其風雨晦冥者乎孔孟之不遇其
援而止之者乎立言以開來世天之命之也或又曰
文人薄命詩能窮人是若天之忌之也曰不然凡得
清明之氣之多者是亦孔孟之徒天必厚之非忌之
也

予舉夢溪筆談前知語問于董兩湖荅曰凡物有斷
截處可分前後無斷截處孰爲前後如一玉環初無
端倪中間不妨自分尺寸分來分去只一玉環豈得
不是同時皆由人心起處卽是斷截處遂有前後之
分不知理無前後也日月寒暑無古今而有古今此
可以意求之吾人乃爲目前景象所亂不能悟其本
體此生死心也只是人不精明精明之極自能前知
然無知而無不知亦無前知之可言理無前後故也
惟內典書一圓圈○萬古萬變皆在其中妙矣至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濂子曰圓圈○卽先天圖今

爲太極未分動靜之圖無極也相傳周濂溪受于東林之禪師蓋一元之理橫看四表合萬物爲一體人亦有知者堅看前後合萬古爲一息人皆不知也要知形體隔礙則萬物分晝夜隔礙則萬古別皆爲前塵所迷也一元之理渾淪圓足無增無減不生不滅何有古今物我之異必須靜極方能精明之極但人生少靜多動以故多昏况前生歷劫夾帶漸染之純駁之不同則今生之昏明亦不同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內典有根器之說旨哉一元之理未嘗有異而歷

劫漸染難言盡同是以前知者之鮮也

韓昌黎闢佛老渾而無別非也孔子曰老子其龍乎文子曰佛西方聖人也則佛老何可闢也可闢者旁門也禪語也旁門非老也所以汙老禪語非佛也所以汙佛試觀道德楞伽楞嚴圓覺金剛等經何玄也其可闢乎後之人附偽之鄙亵俚陋非法言也是故宜闢也闢之可以清老佛之旨云非如昌黎之渾而闢之也豈見道乎且吾聖門亦有可闢者貪酷吏也偽儒也語錄若禪語之俚陋者孔子魯論家語繫辭曾如是乎亦可闢也

文道篇

文道之華也道文之根也卉木有根曷無華或曰文只文道只道曰所可見皆文所以可見皆道道學訾文學曰雕蟲技爾奪志也已文學訾道學曰曳白流爾飾偽也已曰無以訾為也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萬模質本完素曷曰某也道某也文夫文有文運有文脉運若膚髮着體壯衰隨差脉若榮衛絡心弦澁固絕脉所以貫運也秦灰難燼奎聚難彰人能精文則文精而心精精微道在茲

或曰文士因文見道曰豈惟文士羲畫孔述非文哉

無文則道曷見也

或問著述曰士不遇言志也俟來哲警俗汙傷哉志也曰遇亦著述何也曰時易失也汲汲措之事功猶懼弗及奚暇繡言哉夫人心血方寸安能二精遇則文在事功不遇則文在著述或曰事功何以為文也曰事功者文之實也以事功非文淺乎知文者也神禹疏鑿后稷播種事功同天曷在著述也

或問易曰天文人文曰誠者心之精也在天成象在人成章

或問著述有傳不傳何也曰在人精神之專則傳不

專則不傳曰無著述事功而名亦傳何也曰全厥精神寓景率真洋洋如見河嶽星辰斯心感通哉是故精神全者全性命也與天爲一歷刼可出

或患近代著述之多曰無多患患在無精以前代革命後觀之存者無幾也安得孔子者出以任刪述之責哉

或問文中子續經曰大哉志也在子雲之上漢儒吾仲子雲隋儒吾仰文中宋儒吾仰濂溪橫渠康節文中蒙譏後世無好學者無好學故無刪述莫若多存以俟擇

或問石經曰經不在人而在石蔡邕鄭覃微矣乎深長思也抑亦壁經意歟曰伏生口授皆知幾者也曹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豐南禺示書及魯詩與今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

或曰變文體韓歐爲有功曰愈變愈陋莫若烏讐變士體心體復則士體端而文體正矣

或問儒曰天地之英也或問坑儒曰天地之機也周未虛浮極矣息之以復其元凡值革命之劫皆然

或疑天能忘文空同李子曰文異者終罔吉泄神秘也廉子曰否夫人長倮虫與鱗毛羽介等亦一虫也

人惟黠慧表建名儀妄分級次紀記而文從生焉亦
虫技也卽鱗毛羽介之色態音聲天何忌之而罔吉
乎若伏羲畫卦可言泄神秘然亦則河圖焉天啓之
也後世之文皆集書中之字成之耳故孔子曰述而
不作元許平仲曰今能詩者不過一禮部韻集成之
夫文亦然何神秘之泄也但陰陽二氣綜錯運旋爲
晝夜暑寒先生禍福早發先萎遲榮後凋是則命於
天也李子官不顯托天以自矜云

采薇詩曰莫知我哀王者代言也天下之情通矣欲
不治得乎北門詩曰莫知我艱賢者自言也天下之

情隔矣欲不亂得乎詩以道性情關治亂亶然也
程明道取楊子雲太玄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
無乎不在中養初一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其學
至此廉子曰漢儒好學之篤莫過子雲悔賦雕蟲小
技學日進也予少好攻文既欲務實仰俯古今三界
空虛惟一中耳乃作中說深取子雲之中自子思作
中庸後無聞焉惜堯執中之旨誰悟也子雲博學必
知抱神守中之妙以故得大壽云

先天圖圓圈○乃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也中圈卽
太極也伏羲一畫之軌此圈之橫直耳外四圈其四

象乎則圖書以畫卦天啓之也堯舜禹湯之中伊尹之一孔子之一貫一也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守一處和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魏伯陽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又曰一者以掩敝世人莫知之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爲要楊子雲以中卦應中孚皆知此至哉中乎羲堯得統于天乎豈東林之能授濂溪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此言體固有體用亦有體體用互根根者本也本者中也

中者一也一數居中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夫五十有五原數也四隅各四十有四矣上下各五則十矣中五者亦分四隅各一而中一也夫中之一以統四隅之五十四是體統乎體也若用四十有九四隅原各十上下各五而取九以餘一一併中五爲六云直畫三爲重乾六分畫三爲坤六陰數也五一陽數也陰陽互根也一以統四十八雖四十九而猶五十五是用中有體也孔子曰易有太極闡伏羲則河圖畫卦之原云周子太極圖本河圖中五之中圈○衍大之耳中五卽五行中卽土魏伯陽撰參同契非準易也

準河圖也卽所以準易也曰浮游守規中曰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是故一中焉盡矣

參同契曰易統天心曰中稽人心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玄牝卽心牝虛也猶谷玄妙也猶神故曰谷神不殆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心包絡通心固中虛包絡又如卵殼圓虛中乃懸心心包絡接肺管生肺主氣又名氣穴下卽肝肝藏血血亦精精藏于腎腎肝心肺脾下而上總近一處心中虛藏神精地也氣天也神人也中也參天地也包絡包心而分于四臟達于耳目口鼻以出入天地之氣故曰門名之根此

凝神入氣穴而守中爲要云予驗諸牲考之素問辨于唐一庵公方能無疑也脾肝下帖胃如橐扇之文中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又曰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又曰識爲神其人乎夫以人指神何與予見同古今一心也濂子曰文中子之學予仰素矣若識神恐猶粗爾必窈窈冥冥方始爲至精之神元神也雅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純亦不已云河圖洛書中五之中虛天心太虛也生生不息悠久無疆長生之道本此天啓之也非人可私也

竹下寤言卷二

男子篇

孟子曰天生萬物而得爲人難矣而得爲男子尤難也得爲男子難矣而支體完具耳聰目明尤難也支完具耳聰目明難矣而識見通達能文窮經尤難也以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難矣而以濟世爲任尤難也以濟世爲任固難矣而知窒欲當先尤難也知窒欲當固難矣而知全神爲要尤難也夫知窒欲當先全神爲要而卽窒之全之定靜以恒其功則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非血肉之軀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非支離

之學也以濟世爲任而亦非妄也是可以盡男子之事而庶幾乎人矣夫爲人爲男子天之厚也使之身體完具耳聰目明識見通達能文窮經旣以濟世爲任又知室欲當先全神爲要天之至厚也惡可不思其至厚之天顧乃縱欲以散亂其神而自棄乎天而爲禽獸之歸其將不得爲人乎其將不得爲人乎

忌名篇

廉子曰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久晴而風雨來名高而讒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昃也虧也烟雲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真有所忌也故昃有時

而中焉虧有時而盈焉烟雲有時而散焉風雨有時而止焉惟讒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指類也博人之聽之也易以入是以聖人聖之詳訥言之命存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患患預防懼後世之信讒也然有王通穢行程頗偽學而孔子之主侍人瘠環甚矣哉其讒言也予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為讒必力讒力而人必疑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也雖然苟此心不疚猶夫日也月也天也晴也則讒言之興亦猶夫昃虧烟雲風雨之消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太

上無名無名則人不以名高爲譽而謾止舉世皆皞皞也陶五柳云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真有見者雖然能知太虛無我一切皆空則毀譽何干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互根任忘焉

慎爵篇

廉子曰爵本無也聖人定其名以尊人所以制之也夫人之才不同也故爵亦因夫才之不同而定之以制夫人之心使怠作而勤強約而正用之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此聖人立極之教也非故榮之也勞之也人忘其勞者以榮也嗚呼以爵而榮之必以失爵爲

辱矣於是始有縻爵而不休者受爵而不讓者竊爵而不耻者夫惟不休也而後有夷流之禍夫惟不讓也而後有怨懟之憤夫惟不耻也而後有誣弑之謀至是聖人亦不能爲之救也其故蓋起於爵者之自相高以爲惟爵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貧可使富賤可使賤而無能敵之者凡無爵者雖賢聖亦鄙之而不與之齒或有犯於爵者曲織而陰中之必置之法而後已遂使人皆抱夫逞私報怨之心舉世忘義而尚爵無爵則親如子弟亦惡而棄之於戲此大亂之道也聖人之心本欲治天下而後世乃亂之如此此聖

人之憂也盍亦反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無爵也是故上古無爵中古有爵末世溺於爵夫無爵者治有爵者或治或亂溺於爵者亂極矣今世固不能如上古之無爵也盍亦知爵之本無也况吾之身亦天地之氣偶成耳何至於爵而溺之且爵又不可與吾身比而同也非與生俱生者也不過假身外之冠裳以名之耳冠裳者不過取繒幣而綵繪之作章服而品之曰是爲上爵是爲中爵是爲下爵授之人以制其心而用之也於戲焉有大丈夫而可以如是之冠裳動其心哉陋亦甚矣試觀之浴者冠裳解而裸裎焉

身猶夫人也爵豈我所有哉故曰無爵其本也使人
皆知爵之本無而聖人者不過假爵以制人之心吾
亦假爵以行己之道則天下治矣若夫因才而受之
爵此又御世之柄所宜慎焉者使或不慎於匪人而
受之則人皆起僥倖之心而爭奪焉安望治乎故曰
其次慎爵

惡戒篇

海鹽志曰唐貞元中有戴文者富而貪須利剝刻
及死會鄰牛生脇下白毛成戴文字人呼戴文牛
卽應聲至咸以爲戴文也其子耻之請熨去戴文

字乃訟於官以爲妄追牛至戴文字復生云

廉子曰甚哉輪廻之理不可誣也一念不仁而惡幾深矣凡悖出者卽悖入害人者人恒害之是皆輪廻之理也或曰戴文死而異世化牛豈其然乎曰死生晝夜耳今人猶生而昧死是有晝而無夜也夫死者身也不死者性也綽然大觀之萬世一日也曰毛成戴文字何也曰誠中而形外也既能化之牛矣毛之成字理之必至者也曰然則無字者皆禽獸卽化禽獸者乎惡人不止一戴文化牛者乃止一戴文何也曰禽獸卽化禽獸亦有之惡人化禽獸亦有之若戴

文者亦天之垂戒而偶及耳曰審如是有主之者平
曰理也自取之也真性亂而禽獸成矣欲不化得乎
曰何以能免也曰復其性而已矣存仁所以復性也
仁本果核之仁以立義果已食而培核復生者仁無
損也人能無損其心之仁而存之合天德而萬劫無
毀也且人知損果核之仁則無以復生今肆其不仁
之心而妄行其自損亦甚矣幾何不爲戴文乎曰子
所云者謂卽往復之理則可也若謂人人輪廻之則
開闢以前混沌而已果何物爲輪廻乎曰焉知此開
闢爲第幾開闢也曰亦豈無第一開闢乎曰混沌之

終開闢之始也開闢之始混沌之終也曰無始乎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開闢混沌皆此理也曰誠然矣但輪廻釋氏說也儒者不道也子何言之曰是皆執有我之私也求之於理而是矣吾何計其釋

貪戒篇

廉子曰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自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况金乃用世之物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之必生奇禍以散之是

以倉庫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則起奸臣豪室兼并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以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患慮蠱惑於利欲之中日以消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不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富則天下長治而子孫亦在其中矣

廉戒篇

廉子曰廉者仕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計弊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兼此

云者則廉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為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反不如貪者惟利自嗜恐有不平以致伸訴之累乃不敢輕用其法多以兩平處之是廉者列貪者恕故恕者興刻者亡今人見廉貪反異其報則相率怠于廉蓋不知天道以好生為德殺人者天必禍之今以小廉而行大惡吾未見其能廉也若夫廉而恕矣羣下之貪則不復能察制之是又匹夫之廉與貪者等耳

廉子曰近世師弟子以終歲爲限歲將終弟子求它師爲來歲從游計恐其覺也給之曰如舊如舊云師亦預有待也陽可之講習揖遜如平時而心皆有所向惟欲去舊卽新及其散也兩相詆訾遂爲路人或遇則避之惟恐影響不幽一歲又易終也亦如之嗚呼相欺其有已哉士生斯世而欲成才難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哉爲今之計在擇師而久師之學成後已可也如或弟子有穎異之資師必告其父兄曰吾學止是耳不足以爲其師請辭又諭之曰須擇賢師爲弟子者感其知已且念其前日之教終

身尊之而不敢忘是謂兩全之道不然歲復一歲相視之如傳舍則亦何功之有後世人才不多哉此故也命官而廢久任之法何以異此三代之治曷興哉

交游篇

廉子曰人有恒言曰交游交游云夫交游友也志誼孚契之謂交類聚行嬉之謂游古之友也未嘗無游也而皆交也誠也今之友也未嘗無交也而皆游也僞也烏可均謂之友而無辨乎噫爲交爲游惟其自取耳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
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將亡也柔桑之詩作第九章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以友無
君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而無憚者是
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象相棄則忍且
薄而有分崩離析之象故觀世運者當觀之民情觀
民情當觀之友道

離合勢也離也者合基焉合也者離基焉一也是故
陽必有陰陰必有陽晝必有夜夜必有晝離必有合

合必有離離合也者夫人可得而免哉或久或暫異焉耳是故離也不可合合猶離也合也不忍離離猶合也不可合者外雖合也內則離也不忍離者外雖離也內則合也今與人臥者夢弗見與臥者見弗與臥者離合何異此哉或外或內較焉耳是故久暫之機存乎天外內之辨存乎人天莫禦也人可勉也故曰誠以屈勢而離合一

凡今之交皆游也爾小子其慎之毋妄行毋躁徵於色毋輕見情實必定而靜忍而有容含蓄而正檢身若不及守口以默復事惟幾惟空內外裕如而無競

之卽有全活以待化子者鮮矣雖因以得令終然又不免于放亘古若是夫乃命夫尚有功益人世而無憾也今能念其作繭之功繅畢而瘞其蛾是亦厚之道也

蛇三千年成蜃又八百季成龍蛇時傷一物罰三年蜃時傷一物罰八百季再傷一物則成蟒初蛇脩龍也潛九地之下服氣以煉純陽時至則風霆鼓舞奮入九天之上憑雲沛霖裕如也是故功成于靜久有志於龍毋急于近功

一僕畜之幾二十年忽一夕家中馴犬追齧之居無

何逃去咸嘆犬先知比干路且盜故齧書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能解人意出西旅是犬羸然小也其殆性靈而不繫於類歟畜僕不若畜犬難知哉

或曰鴉鳴凶鵠鳴吉何也余曰盈天地間皆氣也陽多吉陰多凶鴉屬陰鵠屬陽鳴凶鳴吉若或使之幾動也夫

虱有二種蚤虱黠而躍白虱循縫行均能嘬人飲血蚤虱尤甚又善避人予衣或生虱每脫衣捉之見白虱不見蚤虱白虱殄廼盡始衣之蚤虱復嘬夫蚤虱譬狼也白虱譬狐也安得張繙與之語

心嗚呼朱穆劉孝標之論不誣也爾小子其慎之安
得至誠惻怛之人與交哉荆棘林如風花亂也噫
交也弗久猶弗交也久也弗心猶弗久也弗久也躁
也弗心也僞也弗可與交交久而心善交也噫久而
弗心有矣未有心而弗久者也

感微篇

蟬出糞穢而化蟬自濁而升之清也雀入大水而
化蛤自飛而降之潛也可以觀往復矣

蝦化蜻蜓蜻蜓之飛不離乎水青虫化蝶蝶之飛不
離乎園囿于習也蝦慕蜻蜓而化蜻蜓青虫慕蝶而

化蝶成于慾也故曰心能造形是以君子譽無心
小園果木蓊然枝縱橫交翳命斤伐旁枝或訾曰方
長不折禮也子何逆生而伐爲曰愛之害之害之愛
之非爾知也居一載長參參花實繁以碩訾者悟曰
子見實遠請子言故曰元氣惟一而已分則洩而不
奮伐旁以歸一土力足滋是以茂也或喜曰施猛守
約命之矣曰知猛善施知約善守泥之則不暴且陋
者幾希或又喜曰是空爲培正闢邪之法

吳俗之育蠶也可謂至愛至重無加矣一旦繭成而
繅也付諸沸湯絲盡蛾見畧不少惜猶且烹其蛾食

虛受篇

問聖希天仙亦希天否乎廉子曰奚特聖使不希天
何以爲仙胸中不掛一絲而與青天湛湛者相流通
非至樂乎咸象曰虛受人人能中虛而受乎天浩然
之氣于我乎全曷論聖曷論仙

問仙學廉子曰出世法也盡人道而超之則仙矣豈
外人道乎設未盡人焉能入仙蓋英雄而不仙者有
矣未有仙非英雄爲之也故曰英雄回首便成仙問
英雄何能仙曰根器大也豈瑣瑣鄙夫能乎

問神仙割愛佛氏斷欲蓋命因欲有欲由愛生輪迴

生死之根也吾儒能無愛欲乎廉子曰子絕四無意必固我我無則愛欲無無念爲常洗心法也惟心洗則神活潑

問洪武初有周顛仙張三丰天眼尊者赤脚鐵冠二道人何神仙之多也廉子曰奚特洪武初前古皆然天意哉一氣之感爾有主世之真人必有出世之真人蓋主世之真人爲帝王尊之極矣恐其驕也又生出世之真人不爲所臣水火刀杖不能傷所以警之而壓服之天之至教也黃帝廣成及宋陳搏非邪

韓昌黎柳柳州友也宋潛溪方遜志師生也昌黎貶

余閱治兵兵器蝕土而朽鈍嘆曰一或有警執之刺擊身且不免况功乎或曰昔利矣以不試故非器罪也余曰造器者罪也監臨者侵造者侵材安得精良設精良土安能蝕豐城獄中劒可徵也以故蝕土必不精良精良必利而試以不利之器而求功彼哉棄師也已

楊本枯撥枝葉尚茂有鵠來巢巢成鴟鴞逐鵠去奪其巢以居一夕大風折楊巢覆卵碎鴟鴞擊之隕噫海鹽地切大海塘不固地終淪爲海吾人慎毋相奪哉

稼黃獲農勤桔槔余時郊行見而恠問曰水以滋穀穀且實安取諸水農曰實際矣得水則受氣始足而實穎實粒余聞而慨曰學然後知不足足則畫有愧農言哉噫孔子學不厭以此是故君子賈終始典于學也

甲辰旱田肥而水足農勤而早種者禾蠶而無收田瘦而水缺農惰而遲種者禾盛而倍收乙巳又旱皆以甲辰爲戒及收也反是乃追悔之庶子曰糞多而力勤古農法也惰而有收僥倖一時爾豈可常乎是以君子賈積學以俟時不因時而改操

有若又彊曾子無識甚矣不有曾子之拒則孔子之道其亦淺乎予聞而躍然誠哉三子之陋也後問工具及商瞿有若不能答斥避師位則嘗師事之矣三子及諸子北面而拜有若南面而坐受可嗤也復斥之又可嗤也殆兒戲云雖曰不忍忘師實所以襄之使諸子有識心師可也孔子何嘗亾故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

或問諸儒詳論太極圖皆不究其所自反疑受于東林之禪惟子悟河圖中五圈○之中圈○衍大之獨超塵凡之見殆契羲孔之心乎濂子曰否何敢也偶

求養生之學玩河圖之中圈○卽橐籥中虛之象惟在守中伏羲則之以畫卦孔子繫曰易有太極○指此也洛書中五圈○之中圈○猶河圖夏禹敘疇曰五皇極極卽太極中也因推大道乃名曰皇極聖人則之一也皆天也故曰群聖人之道得諸天

鳳麟靈物也王者之瑞出非時也棄且戕焉故接輿譏孔子曰鳳兮德衰孔子泣麟曰胡為乎來今抱神靈之德興王之才欲非時以出雖猶鳳麟何譽乎鳳麟也孔子之泣接輿之譏自知明矣席不暇暖何也殆立救世之教歟

佛柳州褒佛潛溪尊佛遜志斥佛四公不苟同也各求諸心之是而已非若今人隨衆言而和之外心以自欺爾殆以能言拒楊墨爲聖人徒故附之也豈有志求自得者邪

王臨川曰方今亂俗不在佛而在士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蓋宋盛時人心已貪而不務實夷性具矣欲免靖康之禍得乎歸咎臨川非也近代貪甚矣羅整庵崔后渠湛甘泉皆不斥貪而斥楊陸爲禪且暗指陽明公何也雖陽明公講學亦不斥貪惟五岳黃氏語苑仕意諸篇斥貪甚矣甘泉居鄉鄉人

多怨何可斥慈湖及象山薛西原曰象山非疎也博雜者觀之類疎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之類險矣蓋凡道問學者卽斥尊德性爲禪不知外德性何以爲問學霍渭厓象山學辨斥陸子爲異端異端豈可指象山象山曰不由德性之學者皆異端也今斥象山爲異端孰爲同端甘泉楊子拆衷斥慈湖甚矣然慈湖極廉豈放利者可同乎子惜大賢蒙譏遺惑後世不得不辨以故人寢虛心無我則不好勝而輕言

秋園叔曰子夏子張子游孔門高弟也何爲而師事

良賈篇

廉子曰人皆慕榮華爭名利靜養性靈者無一人孟子曰人人有賈于己者弗思耳曰良賈曰天爵曰養浩然之氣大有功于孔門聖之任也何止亞聖云乎立命知天存心養性勿助勿忘聖學之要也泰山巖巖氣魄之大故見高而言昌昏迷者可惺

人恒言富賈不言賈富先賈何也廉子曰財利者民之心義之和也由今觀之賈亦求富而已况富可廉寧考終若欲全賈必致身舍生無忝良賈始可賈耳曷廉寧考終乎不然有負于君有媿于天鄙夫也

何賤如之洪範五福不言賢以此

東南倭賊西北達賊中原劫賊賊多何也廉子曰古者賢才是求賢固及惡德故無賊今也貨財是貪惡德雖賢亦賤故賊多類應也夫賢賢貨財貪賤賊皆從貪若名爲賢者賢者而貪貨財焉人皆賤之失去貪戎也何遠乎請賢良賢而賢吾賢其要在去貪

人皆趨炎附勢見賢者如蠅集膻豈尊有爵之義乎廉子曰人品不同由根器不同銖軒冕而塵金玉非傲也原與性靈無涉也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人從慾火中生滿腹熱心焉得不趨炎而附

問至人前知何也廉子曰抱神以靜則陽純而光發
洞照幾微無不知也曰知亂何也曰以我純陽知世
純陰陰凝則否塞亂曷已乎蓋貨財賄賂陰穢也欺
詐謀奪陰趣也循至夷狄寇盜陰類也皆心造之也
是以賈洗心退藏而靜養純陽

甲寅六月二日白雲西飛飄風東來青天湛然不移
廉子曰雲之倏起倏收從何處乘載者何物風則著
肌覺爽過樹有聲雲可見風不可見雖曰一氣莫測
也神乎妙無方乎思之可以自悟矣豈可拘于聞見
之狹而欲盡天下之大乎神聖仙佛不可言無也

廉子玩坎三離三之象而知虛受之義也蓋以月爲坎以日爲離以女爲坎以男爲離以腎爲坎以心爲離以天地爲坎以吾身爲離離中虛也陰也坎中滿也陽也以離中之虛受坎中之滿成乾純陽也惟貴致虛極則無欲而神凝悟之可以超出宇宙

鄭淡子曰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舜生存敏求未艾也廉子曰旨哉言乎聖不自聖自聖則驕而畫非所以爲聖聖心不若是慊也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若進之耄耋期頤又何如也惟可與篤志好學而心細者言必將爲欲深塵冗而心粗者笑

勢噫炎勢有時冰消熱心何時水冷

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薛西原曰三子之言不同安若易見後儒未嘗悟其不同學不講之弊也夫心性之說學之本原此而差其差能無多乎以此考之三子之道可知矣濂子曰薛子隱而不發以三子之言未安也予嘗廣原性曰夫心圜中竅外方寸中虛與肝脾肺腎同有形者也觀古篆心字儼猶人心象形也性則心之生理故性字從生生字從艸牛頭古篆坐

字中尖太極也旁兩葉人字兩儀也重兩人仁字四象也果核之仁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則生之謂性是也情字從青諧聲也月卽丹字情字頭原性字丹火色也情性火也火性動炎卽情也故曰情者性之動也謂心統性情非也是以心位乎身之中性稟于心之中中者性之中居于心靜也指心而性在中也心中有性猶穀中有米米在穀而統言穀猶性在心而統言心心正者性正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有形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一也追原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分心性與氣乎性卽

氣之神明靈妙耳朱子乃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靈即性也烏可以言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指性也湛甘泉非之豈知性乎

岐伯本藏論言心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之不同鄭淡子曰滁陽歲凶人相食剖腹見心有圓匾橫側毛竅青黃赤黑之不同庶子曰傳云人心不同如其面面不同可見心不同所以不同者氣稟不同也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不同性必不同故曰性相近也原于天命冲漠無朕何善惡也付于人有善有不善矣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與氣二

之則不是王梅溪因孔子上智下愚相近之不同故取韓子三品之說奚特三品雖十萬品未已也

薛西原稱宋儒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氣象且指敬靜爲功廉子曰看涉已發矣不如中庸言必慎其獨則統敬靜而功專也唐李習之曰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尤發中庸本旨非若補贅之煩

壬戌五月三日偶閱春秋有悟焉非傳可拘也聖人之意有言內見者若弑滅殺伐之類戒專也有言外見者若弑滅殺伐以快一時之欲今何在乎所得能長守焉否也俯仰古今聖教躍然可發深省云設拘

拘于文字中求之淺矣謂左傳爲案春秋爲斷則斷必待案而後明豈聖人修此不全之書邪

夏之亡也湯代之商之亡也武代之皆由諸侯進天王之位勢甚易也弔民伐罪而已何有于塗毒也自秦之亡也劉項起匹夫歷百戰破數十城逾數十年始定民之塗毒甚矣是故爭天下而戕民命自劉項始且起匹夫無上不軌之心後則五胡亂華遼金據北至元統南甚哉民之不聊生也

張騫子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始悟聖人好善之速庶子曰聖人天聰明之盡者故無不

聞無不見踐形也設不聰明者有耳如不聞有目如不見曷踐形乎鼈子曰今世得爲人由前世之脩也今世能盡一分則來世有一分失人道入異類矣輪廻信有之廉子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物爲輪廻乎鼈子曰開闢後轉轉積習報復往來不能不輪廻也然則何術出輪廻乎廉子曰試原渾沌之初先天一氣虛無也故譽無我無我則無生死無輪廻

天下全盛猶春其出也欣欣向榮天下守成猶夏其出也秩秩明分天下將亂猶秋其出也禁禁愁歎天下將亡猶冬其出也昏昏靡依噫全盛守成亂與亡

也孰造之蓋原子蔽賢也故曰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天地之英靈也閉則亂亡賢人先知之故先隱之在位者况可蔽而不求乎

廉子曰聖人法天每言時子靜觀隆冬雖沃壤喬林無不凋殞及春氣之動也雖石隙磚縫磽確之瘠無不萌芽由是嘆時之去也不能興也時之來也不能遏也故曰奉天時又曰禮時為大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勞苦而無成是以君子貴及時又賢俟時

廉子偶閱王梅溪禹論曰萬章問禹德衰孟子辨與賢與子皆天韓子以與賢利民大與子慮民深蘇子

以與賢變與子常然皆未得聖人之心者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傳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廉子曰聖心無欲明見可受則授之不然是害之也故嘗曰堯舜善愛其子禹湯適禍其孫梅溪見高非諸儒可及也

廉子曰天包地地與天無涉地乘屋屋與地無涉屋居身身與屋無涉身藏心心與身無涉心稟性性與心無涉性天命也天不變性亦不變試觀屋易主而原主猶存可以悟性矣是以賢識吾主

廩子曰天地屋身心性無涉者迹耳欲人完性而不
粘帶云均一氣也豈無涉邪釋典曰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指性也操存舍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性乎
指心而性在中也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萬物生非黃帝不能言也
人能法之時敏日新學不厭教不倦自然浸四海之
人心泰交而亨通矣豈否隔睽孤可同乎

予作明道論曰我明以大明名國統道至我明
宜乎其大明也趙子曰軌彖曰大明終始孔子其先
知乎予曰前元有大明宮若爲我大明而名之天

也孔子之道宜至我 大明而大明終始之也漆室之識未必不足信也

人能無我而全其一點性靈不用則去去則復來所謂真心萬劫不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嘗生未嘗死一性如如耳故曰谷神不死

隆慶元年丁卯十一月初三夜至五鼓睡惺反觀中虛熒熒一珠大如粟米卽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以賢守中云太陽流珠卽此元神耳人人完具予幸得見之無可與語

十一夜五鼓閉目轉睛見二白圓光此神光也分明

印出心中之元神竅于目爲光光如此圓神亦如此圓圓猶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太極也二白圓光卽二圈○日月也白圓光中黑點卽窈冥昏默道之精極也又悟眼具五臟白屬肺紅皆屬心紫大珠屬肝中小黑點能見物者屬腎卽坎水中之金純陽也尻脣包腎水之陽心腎原交不交則目不見而神離形稿矣人能保此坎中純陽則腎精不竭可以長生久視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伏羲則之以畫卦也觀皆五居中央○中圈○卽太極故孔子曰易有

太極河圖中圈○爲乾元洛書中圈○爲坤元合河圖洛書二中圈爲兩儀河圖四圈○爲四象合洛書四圈○爲八卦又合河圖洛書二五圈○爲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河圖洛書邊傍之圈縱橫十五及四十五十細分之大衍之數盡矣春秋緯曰河以通軋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皆在伏羲一時也

老子曰專氣致柔如嬰兒又曰虛其心實其腹請于此語細細體帖參悟究竟嬰兒在胎中氣象則純陽日長返老還童矣不敢盡言不忍不言

卷完

道藏精華第十四集之五

學山證道秘書三十種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 精裝三〇〇元
平裝二五〇元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編著者 明·學山道人王完

選輯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三三八九一四號

自由出版社

發行者

曹哲士

電話：九一一一三六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
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版權所有
印翻究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